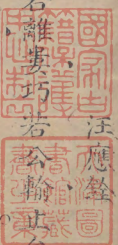


國朝文鈔四編

下孟



離婁之明 一段



制器之恃規矩也。即明巧而有窮矣。夫明若離婁巧若公輸若
而能已窮於無規矩之方員也。規矩可廢乎哉。嘗謂百工之職實
隸冬官。君子所以樂觀其成也。而亦必有一成而不易者。乃可以
善成而不毀。如曰質也。而純乎化也。技也。而進乎神也。彼焉取此
而亦往往無成。一工事而可鑒矣。夫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誰
是。蔑棄規矩者。哉。然或者工之好高也。遊思於制器尚象之先。而
得心應手。默造於無形。則有對規矩而生厭者矣。或者工之求異
也。不屑於審曲面勢之長。而法天象地。欲比於化工。則有輕規矩

國朝文鈔

下五

一段逆翻

二比摠發題
意妙在離婁
公輸互相比
並玲瓏新穎
得未曾有

而自用者矣。於是而詰之曰。若將以目意乎。何以能成。而彼則曰
吾獨不得。吾目如離婁。於是又詰之曰。若將以手揣乎。何以能成。
而彼則曰。吾獨不得。吾手如公輸。子果爾。遂將以離婁之明。公輸
子之巧。而成方員乎。能不能也。古今神靈之稟。各有所絕。公輸之
前有離婁。不必不兼巧。而不妨讓巧於後。離婁之後。有公輸。不必
不兼明。而不妨讓明於前。蓋即其一明一巧而已絕矣。而各如其
所絕。以構方員於無象。亦不禁其恍惚矣。人物殊尤之產。莫不有
耦生。公輸於離婁之日。以巧奪明。而明亦不勝其巧。生離婁於公
輸之日。以明奪巧。而巧亦不勝其明。蓋合此一明一巧而成耦矣。

新警

雲山通生

一比分還類
向

二比用反正
開合有勢盡
復生彈丸
手之妙脫

而苟比而為耦以創規矩於從心亦兩形其徬徨矣故雖明足以
洩萬物之秘而察五氣之精能無所不見矣而規矩失於其目則
見以為方員而必有毫髮不齊之數巧足以生萬物之機而變百
族之性能無所不作矣而規矩去於其手則作之為方員而必有
纖微不類之形以規矩而明復生明矣巧復生巧矣於彼於此而
轉相則做將無窮之規矩日啟其新不以規矩而明乃疑於昏矣
巧乃疑於拙矣何去何從而究歸形似將無定之方員竟貽其誤
然則為方員而不以規矩但以明巧者其欲成必倍速其求成必
倍勞而其不能成也亦斷如矣又况萬不逮離婁公輸者乎是何
國朝文鈔

下孟

離婁之明
汪

也規矩者治方員之法也

觸石生雲頃刻萬變靈空研妙足喻傳會朱班事故者為真痴

周純夫

聽之不可徒恃也。審音者有然矣。夫五音之正必以聰而所以正
 五音者自泝六律。雖師曠其如之何哉。且夫人身之用目司視也。
 耳司聽焉。視以形也。聽以聲焉。或者謂視之用從實而聽之用獨
 虛。一虛以集衆虛則神者先受之宜。其可以憑虛得也。而抑知不
 然。不觀之審音者乎。彼審音者必聰而聰莫如師曠。曠也伶人也。
 平陰之役聽鳥聲而規齊則聰可知也。夫感物之聲尚微。而何有
 于聲變成方之音也。乎曠也矐矐也。純門之次歌南風而卜楚則
 聰又可知也。夫噫氣之風猶蕩而何有於從風有節之音也。乎則

國朝文鈔



下孟

以師曠而正五音。宜無不能者。而要泝六律不為功。何也。凡音必
 有所從生而生之有數。今使一音也。清濁高下在聰者。即知其有
 可以相生之數。而何所憑以生之乎。嶰谷之管厚薄適均。所以定
 相生之數也。下生倍寔則三分損一位。以七馬上生四寔則三分
 益一位。以八馬極數中之數。而生生不窮。即衍之六十律。猶是也。
 即衍之八十四調。猶是也。非然者。經緯之不辨。即損益之無從。曠
 也。亦將微懸而謝已。凡音必有所自。主而主之亦異。數今茲五音
 也。君臣民物在聰者。更知其有迭主之數。而何所依以為主乎。斷
 節之吹陰陽各六。所以淆迭主之數也。本律為宮。則正聲應之用

叙得簡明

其全焉。餘律為宮。則半聲應之用。其減焉。析異數之數。而旋相為

○木○國○語○者○傳○

主。即推之七始。二變猶是也。即推之萬事根本。猶是也。非然者。長

短之不分。即中聲之莫考。曠也。亦將投瑟而退。已是故律有深義

焉。或以統陰類物。或以放陽宣物。制律者所以極精微之故也。然

精其義而不習其器。卒亦無以炫其奇。抑律有順氣焉。陰陽上應

乎天。淺深下候乎地。用律者所以通造化之原也。然候以氣而不

準以形。究且無以神其技。曠乎豈不聰乎。曠雖聰。能遂止此乎。蓋

一律有積分之異。而寔其中者。猶辨秬黍之縱橫。六律有徑圍之

圖。而規其外者。尚參補斛之形。似古人之求詳于律。而神而明之

國朝文鈔

下孟

師曠之聰

如此其至也。寧有棄六律而不以者乎。

文中二股取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一意。折出不以確不可易。未

後推廣波瀾亦濶。王學舒

融洽該備。詞氣彌確。葉三兄升熙云。相生迭主二意。得儒先樂

律者說。而櫟括之詞。達理舉。後幅推發。隱與下繼之一層勢。若

禡符得其旨矣。顧珠來

一段叙曾子

大賢之養志事親之則也。夫養者事親所同而養志與養口體則有間矣。必如曾子而後可。且人幸有親而事之。俾親有幾微不遂之心。皆子之咎也。善事親者。相過於神明之交。固與貌奉者殊科。而得乎人心之所不言而同然也。守身以事親。吾於古得一人焉。曰曾子。彼其省身敦行。無忝所生者。茲不具論。論其軼事。當日者會曾在堂。日具酒肉以進。出入視膳。無異常人。而將徹。必請分甘。視法適逸顧問未嘗告匱。波及童穉。佐色笑焉。會皙顧而樂之。怡然忘老人。加。唱。嘆。事。外。遠。致。立。廢。志。忘。已。極。飛。動。不誦其子之賢。而嘆羨其父之樂也。乃至會元。而此風一變矣。有

國朝文鈔

下五

二段叙曾子

二比講可謂
養志之情語
真摯神韻開
永

酒在樽。有肉在俎。胡不聞所請也。每食無餘。亡何而又以進也。一戶之內。數十年之間。人事變遷。遂成今昔。此即口體所欲。無缺於供。特吾親一日之飽耳。其他又何問乎。而曾子深遠矣。高年之心。情。久。理。不堪多用。使事事待於記憶而已。患其勞意未起。而早迎之。則其神較恬而曠。達之懷脫然。其無累垂暮之氣。幸其弗衰。使稍稍拂。妙。切。曾。言。有。厥性情而大懼其鬱心。甫動而曲成之。則其天日暢而倜儻之槩。貼。必。以。有。至老而益新。事親若此。真所謂養志者矣。嗟乎。人盡人子也。彼尊養之至。既不可以語尋常。即顯揚之文。亦慮無以勝時命。惟此家庭之近。最夕之常。奉言笑於遵豆之旁。而窺意旨於几杖之下。

一段球嘆末
句即收束全
題

謂進以愉薦以欲者此也所謂視無形聽無聲者此也必如是始
可字間是足以爲人不如是不可以爲子君子觀於曾氏三世之間而知事
親之則不在彼而在此也且曾子養志尤在守身不虧不辱全受
全歸且以傳於其徒而區區酒食之節又潔情盡慎如此故語純
孝者必歸焉此百世之則也

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蘓李天成曹劉自得陶謝超然其風調
自絕人也然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又苦味薄得此堅脫之筆
始許拔俗離塵原評

筆致蕭疎自適中二比可歌可詠一從必請所與一從必曰有

國朝文鈔

下五

曾子養曾
儲

兩句內着想經有筆人道來便爾意味深厚方望溪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

許自俊

物倫昭於虞帝示天下以極也夫天下同此物此倫也舜能明察

之不足以章極則乎且兼內外者聖學之全辨本末者立志之要

故堯以前所治皆天道也而人事之修則自舜始其於庶物為能

翻起

一層

轉正

應前二層

明焉夫生而尊貴者不習天下之縛事則不能致用亦有博雅見

稱不與掌當代典故其為遺忘者多矣舜起於田間閱歷變故因

得以未用之身旁覽象數馬夫物之繁也為挽為革精通之無不

有義意之可名况天資絕物者乎訪野老於山中問漁人於澤畔

○切○辨○甲○辨○錢○物○字○所○該○甚○廣

○應○後○一○層

國朝文鈔

下孟

相則經術又以日益也是以縱考萬物之情乃能治一物土穀水

火識生尅之所由歸細心一物之理乃能窮萬物律度量衡悟奇

偶之所自始以至嶽瀆祀而星辰奠所建天子旗物皆先代所未

詳也然則人之神識與歲月增長少之所習至耄而始明人之聞

見與游歷俱深言之所載觀風而始遇夫舜也由漁佃以至巡狩

其前後所經紀何可殫述哉其於人倫為能察焉夫生而常吉者

不達天下之變事則不能致精亦有忠孝自命不與究古人大意

其為偏雜者多矣舜潛於側陋會逢奇窮因得以未諧之家曲行

恩分焉夫倫之叙也為箕為袂深求之無不有經緯之可師况至

○精○意○
○俾○詞○
○仍○跟○上○而○層○推○出○
○包○合○
○應○上○兩○層○
○應○前○一○層○
○應○前○一○層○

性過人者乎寄永懷於負未寫宿怨於衣絃凡士類之景從閨門
之燕婉皆淑為心思細繹之功及其時當奮庸則教典又日以起
也是以窮五倫之變乃能盡一倫君臣父子既有要而有詳精一
倫之理乃能貫五倫敬義信別亦情至而文至以至定禮樂而修
政教所傳聖人書器皆先民所未作也然則人之智慮每緣危苦
而生故能為人子者能為人君人之風聲每緣骨肉而起故善理
經事者善理權事夫舜也由格姦而化羽其始終所修明何可悉
數哉然而明察固皆得之自然矣故人事也亦猶之天道也

下文禹湯文武周公皆生而貴者孔孟則終於窮者惟舜一身

國朝文鈔

下孟

舜明於庶

兼有窮達之變文作兩層寫出經傳所載大舜一生事蹟盡充
文料而以文被之以情緯之納五色然於口中引而結之輒成
文錦未足方斯妙手陳師洛

精理為文秀氣成采必兼此方為制義極筆但以切寔為能猶
恐未免變秀才為學究耳王巳山

微事文字最忌板寔說理文字最忌陳腐似此運用真乃化腐
為奇運寔為空矣

作經以寓王法，聖人之得統者然也。蓋王者治天下之義存於詩，故迹熄而詩亡矣。孔子取其義而以春秋繼之，此可見其得統於文武周公而文在茲乎。孟子意謂帝王之道莫備於仲尼，刪述之功莫盛於春秋，何則？王迹之未熄也。諸侯迷職於王，則有燕饗歌詩而勤戒之義著；王者巡守列國，則因陳詩貢俗而黜陟之義行；及其後也，共主大號雖存而迹熄矣，變風變雅雖具而詩亡矣。孔子生於周末，傷王道之久廢，故作春秋而始東遷，其始繼詩而存王迹者乎？何則？春秋孔子因魯史舊文而修者也。列國之史，晉有

國朝文鈔

下孟

乘焉取其備國家之記載，楚有儔机焉取其誅奸諛於既死。魯有春秋，則又因天道以紀人事焉。三者之書一也。所有則齊晉代興會盟樓伐之事而已，非有王者之迹也。所垂則列國史官掌記時事之文而已，非若詩之為經也。然則春秋之作何所取乎？孔子嘗曰：其義則止竊取之矣。蓋王者於諸侯有勸戒焉，義之所在也。彤弓湛露不可作矣，孔子則借王者之法以示勸戒，此其大義之炳如日星者乎？王者於諸侯有點陟焉，義之所在也。太師風謠不可問矣，孔子則假南面之權以明黜陟，此其分義之嚴於斧鉞者乎。定桓文之功罪則事雖霸而寔王，秉聖心之筆削則文雖史而寔

雅七。

其字者落。

義字。

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風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經矣。迹熄而未熄。詩亡而不亡。以一時之義而維萬世列聖之道。不有孔子人之異於禽獸者。誠幾希哉。

文定謂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愚謂畿內亦有風。諺雖西周盛時。豈能無風。王朝卿士賢人。憫時念亂。雖東遷。豈盡無雅。只可以正變分治。亂不可以風雅為盛衰也。觀二雅體製不進於頌。東遷後猶有魯頌。况雅乎。然西周不見所謂風。東京亦復無雅者。意畿內醇美之詩。悉附於二南。以為正風。而衰亂之音。則別為王風。而為變。主雅之無東。則序詩者失之也。今觀所謂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國朝文鈔

下五

王者之迹

周宗既滅。今也日蹙國百里。明是王畿有正風。東遷有變雅之證。况風詩是王者命太師採陳而行賞罰之典。於春秋所取之義尤切。奈何專以無雅為詩亡乎。其義其字亦非指詩亦非指春秋。是謂春秋中所有之義。正王道明大法。從三代盛王得來的。公羊子作其辭。則止有罪焉爾。自記

即事與文以觀春秋皆無闕王迹者也夫春秋之足維王迹者豈

直其事其文哉然莫為作之則不過桓文之事而史紀之焉耳且

夫一人之釐定而天下後世胥賴之詎區區比事屬辭已哉而推

其尤亦僅修國史之常而絕無所係於王猷之大則君子未嘗不

歎夫因陋就簡而莫有能振起其間者也吾謂魯之春秋與晉楚

之史一蓋嘗觀其事與其文焉假使春秋之事而誠有如文武之

謨烈成宣之政刑釐然備錄於其策則誠王者之事也即不然而

或有如周公召公之德化方叔吉甫之武功燦然畢著於其書則

國朝文鈔

下孟

亦王者之事也假使春秋之文而誠有如卷阿洞酌之糾繩板蕩

南山之咨傲義字已缺隱寓勸規於紀載則猶雅詩之文也即不然而或有

如家父凡伯之憂傷巷伯寺人之悼恨直書譏刺於簡編則亦猶

雅詩之文也而春秋之事何如哉會盟征伐事亦相尋於十有二

公之際而惟桓文為最盛夫豐鎬之世未見有是事也共和而還

亦未見有是事也自夫周轍既東而列服之雄皆得挾天子以令

天下齊桓晉文正南只此已足仲父之所贊狐趙之所成不既班班可考乎顧其間功罪之

分亦豈無予奪之不可混者而當日不必為予奪也亦僅見為赫

奕之功焉已矣抑春秋之文何如哉編年紀月文亦相積於二百

四十二載之間而惟史氏為專家夫小雅自鹿鳴以下其文何如也○大雅自文王以下其文亦何如也○史字正西此已自夫黍離既降而載筆之士

又第仍故事以脩世官博雅之足誇實錄之足信不皆謂謂自負

乎顧其間筆削之權亦豈無損益之可自主者而當日不必為損

益也亦僅如彼言勳之誌焉已矣今試取乘與禱杭之事觀之吾

知其葵邱必書河陽必書召陵城濮亦必書凡魯春秋之所有皆

非晉楚之史之所無則春秋未嘗有異事今試取乘與禱杭之文

觀之吾知其所見必書所聞必書所赴告亦必書凡魯史之所長

皆非晉楚之史之所短則春秋未嘗有異文夫然而其事不足繼

國朝文鈔 下五 朱其事則齊

王者之事其文不足續雅詩之文也予焉奪焉損焉益焉非孔子

其誰任哉

上根王迹詩亡下含取義正而不作鋪叙清和莊雅風格獨超

原評

惟平世可以有為當之者宜見稱於大聖已夫禹稷之克勤其事

地字案

謂非平世為之哉孔子賢之有以也夫且千古聖賢抱非常之具

賦下○沙○極○泰○小○

豈徒使自有餘哉推其心無不欲效其勤於當世而苟非遭逢時

出○禹○稷○筆○外○有○筆○

會亦烏能強與其間使績著當時聲施後世也若禹稷可幸焉彼

高○坤○而○入○

其所當之世何世哉洪水關盛衰之運而天地且失其平成世之

就○禹○稷○符○以○身○任○處○說○平○世○便○自○有○顏○子○一○面○在○

不平孰甚焉然禹何以與也苟非平世則司空之職孰使之而就

急○字○案○

命之粒食為萬民之天而稼穡久荒於降割世之不平孰甚焉然

急○字○案○

稷何以用也苟非平世則后稷之官又誰使之而誰命之則甚矣

國朝文鈔

下五

禹稷所當者之為平世也禹稷其將自暇逸乎懷山襄陵之警言豈

當○字○方○坐○得○宗○

一日二日所能爭當其時乃四載既乘而塗山之繼嗣且弗及子

原○此○過○門○不○入○他○人○說○到○

也艱食鮮食之勤豈一手一足之為烈當其時乃五穀未登而有

穀○都○以○是○過○豈○能○如○此○大○雅○

邨之家室終不違即也相傳三過其門不入云夫自古賢人君子

雅○雅○

衆矣其間有禹稷之志無禹稷之時者正自不少如吾孔子生當

映○頤○子○面○

衰世畏天憫人天下滔滔孰命司空舉世嗷嗷孰知后稷刪書之

妙○有○對○面○只○在○首○句○分○曉○

餘攷典謨觀禹稷已事彼兩人者獨以生當平世得為所欲為慨

提○唱○有○神○

然賢之意深遠矣聖賢之生皆有安一世之志而時有幸有不幸

提○唱○有○神○

馬禹生而承水土之司稷生而當稼穡之寄此真千載一時也禍

二比安頓首
句看平世二
字極有識

二比正叙
句說稷一面
穩切有法

一段宕入末
句神味益蕪

二比咏嘆
之收足全局

變之作。皆以造聖人之奇。而事或有任不任焉。禹除生民之大害。稷興生人之大利。此真萬古為昭也。賢之為可已哉。夫孔子之賢。禹稷以其過門不入也。過門不入之可賢。以其當平世也。雖然。使禹稷生不當平世。終老門內。將遂以此貶賢乎。由孔子之所賢。例之。簞瓢陋巷。中正未嘗無禹稷矣。

攝身任其職於當平世之中。則地字之案立而對面自然關動。珠簾掩映。生氣稜稜。王已小

國朝文鈔

下孟

李禹稷當平

父母使舜完廩

二節

顏光敏

觀聖人處兄弟之變而知人倫之至也。蓋焚廩蓋井不難處之泰

然所難者誠信而喜之耳。其斯以為舜乎。今夫人倫之內其最不可用者偽。其最不可及者愚。人方我愚而我亦相與為愚。則已偽矣。我既無偽而遂不知人有偽。則真愚矣。問嘗論舜軼事。至於完廩浚井。聞者莫不疑之。以為舜雖有自防之智。而心不應若是平。

瞽瞍雖有可眩之昏。而行不應若是忍。且舜何害於象。而必以殺之為功。且恐他人攘焉。又其語涉媯汭。而堯又置若罔聞也。吾以為其疑瞽瞍疑象疑堯皆然矣。而疑舜則非。蓋其事之有無無足

為其疑。瞽瞍疑象疑堯皆然矣。而疑舜則非。蓋其事之有無無足

國朝文鈔

下孟

深辨設有之舜亦若是而已矣。夫不逆詐而必先覺者聖人之明也。喜其新而忘其故者聖人之量也。且又烏知象之必不以愛兄之道來乎哉。骨肉之胥殘。或為行道所弗忍。至於所為過當。則必無終不動之心。使當白旌不反而遽除之。頑父猶能念燕婉而永傷。雖康叔之澤亦不待再傳而興也。彛倫之攸斁。或為覆載所難容。幸而所謀未成。則必無不可悔之過。使當熊蹯未熟而蜂目之凶人。忽能垂涕泣而請罪。雖檣杵之嚴。亦將投筆而喜也。當日者

舜之宮蓋罕有象之跡焉。雖有臣庶干戈琴箠未嘗顧而樂之一旦而鬱陶之語感於吾心。忸怩之容達於面目。夫而後舜之鬱陶

起講只從卓

末二語着筆

是謂扼題之

妙以翻為點

不肯一筆平

叙

一段先渾括

首節上半截

作通篇緣起

妙以翻為點

不肯一筆平

叙

一段從首即

末三句直走

章末三句把

握全題筋搖

脉動

一比凌空發

議旁引曲証

見得象以愛

兄之道來確

有是理此句

一段接入本

事補點首節

折入次節雲
開見日

二此又凌空
發議托出本
位妙義名論
觸手紛來

二此以德怨
視出憂喜收
於全局

解。忸。怩。消。蓋。前。此。未。嘗。為。兄。而。今。忽。為。兄。前。此。未。嘗。有。弟。而。今。忽。
有。弟。也。如。是。而。尚。疑。其。為。僞。喜。也。哉。且。夫。家。庭。之。際。亦。未。可。徑。率。
其。真。也。肥。壯。之。速。強。設。者。終。勝。於。行。忘。闔。牆。之。爭。潛。制。者。終。勝。於。
沈。潰。而。聖。賢。之。行。則。無。一。不。出。於。誠。也。先。天。下。之。憂。而。憂。矧。當。體。
之。病。瘵。後。天。下。之。樂。而。樂。况。同。室。之。墳。麓。蓋。君。子。所。知。者。道。焉。耳。
如。其。道。即。校。人。可。以。欺。其。大。夫。而。兄。弟。何。有。嗟。乎。兄。弟。之。間。不。
容。有。德。怨。而。不。可。無。憂。喜。有。德。怨。則。非。義。故。雖。邁。非。常。而。亦。等。於。
大。杖。之。逆。無。憂。喜。則。不。仁。故。雖。以。至。聖。而。不。免。伺。狂。童。之。色。後。之。
人。何。為。見。不。及。此。哉。曰。盡。如。此。則。人。皆。舜。矣。

國朝文鈔

下五

父母使舜

誠。偽。憂。喜。四。字。道。得。透。徹。上。下。叙。事。運。化。簡。潔。警。湛。直。在。論。衡。

博議之間 俞寧世

奇。情。鬱。起。地。中。鳴。鼓。角。天。上。下。將。軍。然。一。一。皆。從。至。性。穿。穴。而。
出。緯。以。經。傳。絕。非。橫。驅。別。騫。誇。目。尚。奢。王已山

前幅作兩層
翻入字字剔

二此正發上
四句重托已
字筆筆清刻

用寬字字入
求句古之機

古人急天下之故從乎己以為斷也夫天下饑溺聖賢誰弗思者
 而已不與焉急何為也如禹稷安得不急乎今以天下之大而吾
 身生焉則斯世斯民舉有相關之意顧必審夫天下之所以置吾
 身者何在而非漫以其身嘗焉蓋古人之汲汲於天下自有以也
 禹稷顏回同道而過門不入如是其急者何以獨禹稷也豈顏子
 不一思天下而禹稷獨思之耶天下之事誰忍與天下忘之苟一
 思焉而其情鮮不惻然者顧天下之事即欲與天下圖之試轉思
 焉而於我反若淡然者何也以其無與於己焉故也若夫天下之

國朝文鈔

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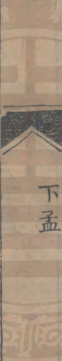
所以處禹稷何如者耶禹稷之所以自處於天下何如者耶當其
 時天下溺矣天下饑矣或不以我為投艱遺大之人則饑溺自在
 天下耳自禹稷既起而天下以為使饑溺之宜盡釋者非他人也
 則夫使饑溺之仍或有者亦非他人也伏而思之天下既處以不
 容引逸之勢或我自為投閒置散之人則亦同饑溺於天下耳迨
 天下既屬而禹稷以為饑溺之必自今而已者是在己也則夫饑
 之溺之之即自今而始者是誠在己也返而思之已寔自處於不
 容解免之途夫人之急天下必不若急於其家者情也而人之急
 其家又不若急於其己者亦情也今使我為人謀而至於家之不

二比洗餘味
向筆筆醒透

恤即聞之者必且感嘆欲絕矣乃禹稷如是而天下若不知其如
○妙○是彼故非以慰天下也八年之瘳止幸釋夫一己之愆而不然者
○更○益○醒○績用弗成固不可以斯須置耳且夫急人之難而遂不自有其家
即受之者或亦疑其不情矣乃禹稷如是而天下且得罪其或不
如是彼故不能不以謝天下也兩人之手寔再造夫生民之命而
不然者一夫不獲信不容以旦夕稽耳然則過門不入豈其已可
不如是而必欲如是乎噫禹稷之所以急者即顏子之所以不急
也歟

向來作此題俱重拈思字此一眼覩定已字題窅若然通篇神

國朝文鈔



下孟

禹思天下

鋒所注映徹金旨如魏侯之珠前後照車各十二乘也王耘渠
一已字如驪龍之珠而反覆縈迴作相銜之勢思愈苦而妍筆
愈折而雋窈窕玲瓏諸名士作其避君三舍周旭之
身任其職意從無此刻露警秀是以二字本可直接文於入
下句處偏用寬展之筆古文節奏賞音者希王學奇

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

備 欣

尊親更有其至者其養大也夫弟曰尊親概辭耳有以天下養者
 焉莫大矣所謂至之中更有至歟且考嚴父配天之說而知古人
 之寬于論孝也生不能寔致其奉沒亦止虛崇以名然遂得以尊
 親許之而以孝歸之誠不欲孝子之心窮而無所後入耳甚矣其
 寬也仍承上翻入夫寬于論孝則凡為尊親者舉得與于孝子之至耳矣然寬
 於論孝則同為尊親者必更有其尊親之至者矣曷至乎不有以
 天下養者乎從下句翻起謂古今之孝子必不有天下安也謂孝子必有天下
 不益愚乎政惟孝子不盡有天下而孝子而有天下者乃益足為

國朝文鈔

下孟

空

一 比從下句
逆翻筆勢凌

二 比寔發以
敬字愛字疏
尊字妙在服
頭先將天下
養粘住尊字
說以下一筆
於合題義已
透此種靈思
妙筆鈍根人
一生不解

孝子慰矣何也謂所資夫養之之具為已備也謂古今之有天下
 者莫不有親是也謂有天下者莫不逮其親之存庸可異乎政惟
 有天下者不盡逮其親之存而有天下而逮其親之存乃益足為
 孝子幸矣何也謂所逮于養之之遇為已私也從下句倒入夫天下之所以
 賦焉貢焉而惟恐或後者其敬存焉耳原于天尊地卑之氣夫是
 故一絲一粟而必以獻也有天下者享列辟之多儀而即以列辟
 之多儀還為吾親享則一物之適皆有聲靈係之而亦可以想見
 其尊矣且夫天下之所以浮焉達焉而未始告勞者其愛存焉耳
 出於元后父母之忱夫是故異物異味而爭相致也有天下者受

二比翻觀思
議愈奇波瀾
愈潤

萬國之歡心而即以萬國之懽心轉為吾親受則備物之供皆有

嘉德憑之而自無以涯量其尊矣是故聖人所有之而不與者天

下也然以已之不與而謂親之亦可不與吾未見儉其親者之猶

為重之也矣所以聖人在上食未始不菲也衣未始不惡也獨至

有親可事則雖舉普天之下之德產以奉我晨昏而其意若有所

不足至夫孝子所惡夫力不出于己者養也然使億兆人之所出

而一如已之出吾未見厚其親者之反以褻之也矣所以孝子事

親膳必躬為視也豎必躬為問也蓋至親之有養則雖竭率土之

臣之梯航以給我甘旨而其心亦無所不安以此言之大耶否耶

國朝文鈔

下五

尊親之至

諸

大矣且莫大矣故曰尊親之至也惟舜為然而猥云臣父乎

將天下養處處粘住尊親方不涉養之至也甲裡敬愛二股氣

疎神涌精采煥發後幅從以養者瀾翻作勢倣儻靈奇頃刻變

化幾不能方物之周旭之

詩曰永言孝思

謂也

韓 菼

原孝於思為尊養通一則也夫必以尊養之至者為則幾無孝子矣惟思故可則也知此者可與說下武之詩且君臣父子之間聖

蒙幸意初覆實

賢往往不徒論事而必原心千古無臣父之人而窮不孝之所至

時有類於臣父之為何也惡其意也千古不皆尊養之至之人而

則字

窮孝子之所至必欲以此為法以自窮何也亦善其意也則吾有

以論舜之孝矣上古即多神聖而孝之極至舜而始開然舜自以

孝而得天下不以天下而得孝也則當未尊未養之時舜已居然

一孝子矣孝子恒歷艱難而孝之途至舜而終順然天欲以天下

二比從止尊
養而路夾翻
別出思字

國朝文鈔

下孟

解舜之憂舜不以此自解其憂也則當既尊既養之時舜亦別有

所以為孝子矣下武之詩之美武王者有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至哉思乎吾嘗以此詩通之於舜而知兩聖人之心固各有所歎

而亦各有所白也何也文祖受終而後睽以春秋無恙之身猶得

極家人之樂而武顧何如也念九齡之既衰僅以侯服終而今日

撫有天下已不及享入子一日之奉則以武視舜有愀然傷心者

而君子謂武孝即舜孝也在天降降之容亦無異且暮温清之事

則仍然一思之所際而已矣皇王繼序以來文以燕天昌後之身

已得進明堂之享而舜顧何如也陟南郊而議配必以聖人從而

二比舜武相
形緊切尊養
通到思字其
文真可揚日
星而炳金石
武不逮養
舜闕追尊天
然對仗却好
借作互翻

二比就則字
若字跌宕思
字妙緒獨抽

今日即坐享隆貴已無以為吾親身後之榮則以舜視武有愴然
飲泣者而君子謂舜孝即武孝也盛德百世之祀且更饗胡公元
女之封則亦仍然一思之不匱而已矣凡事有則而思無則今必

謂孝子之事有成迹可尋則至性不出然千古履憂患之孝子多

思而席豐盛之孝子亦多思思不同而思同也若一轍焉耳凡事

可言而孝難言今必謂孝子之心足歌詠自將則中情亦淺然千

古思之排惻者彌質而思之流連者亦彌文不可言而可言也若

告語焉耳至哉思乎吾以謂武者謂舜矣通於思之故即與子讀

北山之詩感王事之勞而常負將母之痛亦何莫非此思也又試

國朝文鈔

與子讀雲漢之詩慨周餘之民而忽念先祖之摧亦何莫非此思

也

虞周相形已成町畦而英思辯才皆前人意義所漏為是題一

開生面原評

題本以武証舜文却於所遇之不同處逼出思字送一難旋得

一鮮靈思獨抽妙緒紛來



下五

詩曰永言

韓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

全章

儲在文

起講總提

首節一段

次節一段

匹夫四節一

知禪繼之昏天可以定傳子之統矣夫子必朱均賢必舜禹而後
可言禪非然不若繼世而民安也唐虞三代孰非本天之義者哉

且天生民而立之君原以為民也○撰○天○字○即○體○兼○字○首○尾○相○徹○非常之原行其權而大其利不
變之運守其正而息其爭聖人者奉天以行合於萬世之義而已

矣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嗟乎此何足與言
○字○喝○入○古今之天哉夫生民之初無主乃亂天命有德出而君長之沒則

求其嗣而奉於是世及之序有旁入之統自黃帝迄高辛皆然
○創○論○舜○論○唐虞其變也夏后傳子特踵前事而行之何言至於禹而德衰哉

國朝文鈔

下五

叙次以議論貫字之

且禹亦何嘗不傳賢也今觀七年之薦與十七年之薦同即箕山
之避與陽城之避亦同而朝覲訟獄謳歌之紛紛禹則辭之不能

啟亦却之不可者此所謂天也天與賢則與賢而已矣天與子則
與子而已矣且夫天也者至神而不可知至變而莫能定其理堯

舜之後何生不肖禹之後何獨生賢且既生朱何又生均既生均
何又生啟而受終文祖受命神宗陟位總師者如此其久三朝舊

臣晚相夏室不旋踵而歸政焉彼冥冥之中實有司其事者而人
心向背陰為所驅率而不知故曰無定者天也然而無定之天仍

有其一定者則曰天之仁愛斯民而欲止其亂焉耳今使匹夫之

大括本昌黎

○南○撰○天○

○及○喝○首○句○醒

○首○勳○歸○重○與○賢○與○子○二○句

○天○字○轄○下

○叙○次○俱○以○議○論○行○之

○次○游○歸○重○莫○為○莫○致○二○句

○東○在○前○文○開○出○下○半○當○論○此○文○

○章○闕○紐○處

○謝○匹○夫○辭

賤無大德而闇於神器則草澤之中皆有覬覦之心而天下亂今翻繼世節

使繼體之君無大惡而遽失尊位則肘腋之間動成窺伺之患而駕叔匡夫繼世二節

天下亂夫以孔子之聖不遇堯舜則終老布衣而益之後有伊尹入伊尹周文二節節山立雲垂

周公其事亦畧相類當而壬短祚國統三絕惟王不惠於阿衡管蔡流言疵釁百端公將不利於孺子其時主少國疑人心煽動一

搖足則天下從之而聖人從容居攝或放之而復或負之而朝擁護其君比賢於敬承繼禹之效而北面事之者終其身誠知天命

有歸苟非大無道之君盡欲維持而安全之也然則古今之天可字○義○論○滴○鴻○歸○潔○

知已天之生聖人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得舜禹然後可行○迴○合○章○吉○補○點○前○文○

國朝文鈔○字○義○論○滴○鴻○歸○潔○

揖讓遇桀紂然後可行征誅聖人者因時起事又安天下之民興○聖○清○末○節

其利而除其害而正統相承世世不絕以止亂而息爭者天之正○稟○后○殷○周○繼○

也揖讓征誅變而不失其正者也孔子叙書上下於禪繼之際確○然○定○其○義○之○一○焉○豈○以○百○年○之○間○號○令○三○嬪○一○姓○之○興○傳○國○數○十

然定其義之一焉豈以百年之間號令三嬪一姓之興傳國數十○事○跡○殊○絕○而○謂○三○代○聖○人○不○與○唐○虞○合○其○德○哉○後○之○有○天○下○者○得

事跡殊絕而謂三代聖人不與唐虞合其德哉後之有天下者得○統○則○以○取○殘○為○正○繼○統○則○以○傳○子○為○正○使○必○以○禪○為○聖○人○盛○節○妄

統則以取殘為正繼統則以傳子為正使必以禪為聖人盛節妄○託○天○命○而○行○之○吾○見○假○居○攝○之○文○襲○揖○遜○之○迹○從○容○談○笑○以○取○人

託天命而行之吾見假居攝之文襲揖遜之迹從容談笑以取人○國○家○而○亂○臣○賊○子○之○禍○且○接○連○於○天○下○矣

國家而亂臣賊子之禍且接連於天下矣○天○字○發○源○義○字○結○穴○把○柄○在○手○騰○天○潛○淵○無○不○如○意○王○已○山

天字發源義字結穴把柄在手騰天潛淵無不如意王已山

國朝文鈔

人有言至

孔子之謂集大成

三句

儲在文

擬聖以大成而集之義可推矣夫孔子集羣聖之長猶樂之有大成也金聲玉振是則所以昭其集耳且萃天下之道者聖人也又有大聖焉以萃羣聖之道此非偏見曲說可以與乎其間也觀於宇宙之間得其至神之機固有統貫無遺獨鳴其盛者而後知聲音之道與聖通矣孔子聖之時也時則剛柔之運行者不執於一而廣大精微之致難以盡其形容時則動靜之互乘者迭相為經而中和美善之歸庶可識其體要吾於樂得之矣夫樂有小成有大成其小焉者一音之成方其大焉者八音之克協是故伯夷其

國朝文鈔

下孟

一段還清首句

二比從大成從起金聲玉振

二比分點金聲玉振

○子之○偏○於○心○相○形○出○集○字○有○力○一○成○也○高○潔○之○韻○也○伊○尹○其○一○成○也○振○厲○之○操○也○柳○下○惠○又○其○一○成○也○優○柔○和○易○之○響○也○然○皆○不○得○謂○大○成○而○至○於○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五○色○成○文○八○風○從○律○參○天○地○而○格○神○人○備○六○代○之○宮○懸○而○綜○百○王○之○氣○數○悉○集○焉○而○無○憾○者○其○唯○我○孔○子○乎○且○夫○集○大○成○也○者○豈○唯○是○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而○伶○工○所○掌○肄○業○及○之○者○哉○古○者○郊○焉○享○帝○廟○焉○享○親○律○呂○無○所○不○宣○而○繁○會○紛○然○於○是○乎○有○著○往○飭○歸○之○用○古○者○韶○變○至○九○武○變○至○六○情○文○無○所○不○備○而○節○奏○迭○起○於○是○乎○有○立○號○立○辨○之○防○是○故○琴○瑟○祝○祝○之○屬○各○有○專○司○大○合○樂○則○咸○集○然○不○遽○發○也○有○鏗○然○而○發○者○而○異○人○異○器○次○第○以○雜○陳○

何也。金聲之也。詠間合止之節。循環無端。告樂備則交集。然不遽
斂也。有訕然而斂者。而堂上堂下。倏忽其皆止。何也。玉振之也。然
則金奏肆夏之三笙。歌魚麗之六凡。小成者皆有獨造之奇。而疇
載比於兩大儀。舞訖於四靈。惟大成者始來觀止之歎矣。其我孔
子之時乎。其我孔子集羣聖之成。而獨見其大者乎。

雄詞鏗鉤。異采陸離。皆抽擢六藝之精華。而播為五聲。發為五
色者。觀止矣。秦龍光

集字包衆小成在內。脉絡貫通。無所不脩。則五聲八音。無不該
舉矣。註中補小成以喻三子。文於起處束處。俱兩兩相形。看集

國朝文鈔

下孟

孔子之謂

字煞有着實局更整肅潔淨精微倪稼成

班爵祿之畧公而有制者也。天爵祿之有差等也。先王以是公天下而諸侯不便也。雖孟氏能言之。然亦畧矣。蓋昔先王之治天下也。欲天下之同其利而不以自私。惡天下之爭其利而折以法度。是故有爵祿。即有等差。所為奉天之道。因地之宜而治其人民。定其國家者。未嘗不詳且明也。至於後而紛然矣。始之所以總壹統類者。以其有等差也。繼之所以焚棄典藉者。亦以其有等差也。如北宮錡之徒。詳畧俱無所考矣。然而孟子則嘗聞之。生人之多欲也。賤者欲貴。貧者欲富。凡在人情之中者。先王弗禁也。夫豈獨弗

二比從等差
詳發論渾

國朝文鈔

下五

括通章大旨
健筆凌雲

之禁吾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使天下有不得其平之憾於吾心。有戚然者矣。且其材力有大小。志量有廣狹。雖盡滿其欲。固易給耳。故酌之為等。馬酌之為差。馬自天子而下有遞及之施。無不及之患。而後天下各得其欲而止。生人之縱欲也。貴者尤欲貴。富者尤欲富。凡在人情之外者。先王深惡也。夫豈獨深其惡。吾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視天下有互相殘賊之形於吾心。尤有戚然者矣。更說得關係。且其機智足以相駕馭。勇力足以相攻取。盡滿其欲。又甚危耳。故限之為等。馬限之為差。馬自天子而下有及量之施。無過量之事。而後天下又各制其欲而止。故天子公侯伯子男之等有五。而

二比點題

三比翻論筆力適勁

其受地則有千里百里與七十五之差降而附庸又其微者矣。君卿大夫士之等有六而其受地則有視侯視伯視子男與十倍三倍二倍一倍之差降而庶人在官則又準於農矣論者謂天下之衆勢均力敵則有以相制而莫敢先動今人情不肯相下而又從而差等之強者有兼併之資而弱者亦無引分之志是教之爭也然而造物不齊之數固非人之所能為矣夫天下無主則亂今民既有主而慮其莫肯相下勢將降天子為匹夫是大亂之道也故有等差而天下乃安論者謂天下之勢罷侯置守則不至相抗而羣奉一尊今周家不廢封建而但從而等差之強者擅山海之

國朝文鈔

下孟

此宮鈞問

利弱者亦有甲兵之用是爭之資也然歷代建置之國固非後之所能盡矣夫天道窮則必變當周之初勢未極而盡奪之則其亂當不俟今日也故但為等差而天下亦安夫均之不可廢之不能先王已有無可如何之勢然則諸侯之患豈至今日始知哉人情之中人情之外二意不漏不支恰該括得題中義蘊後半以封建論作反襯惜有不能自暢其說處而文自超拔方望溪前二比從源頭說下議論筆力可以不磨

考周王爵祿之制其大畧可睹已夫爵祿之制維天子班之諸侯
 去其籍而畧猶可考也非孟子孰與聞之嘗論封建者先王馭天
 下之大權也法天而不私蓋制而不曲防其心則吾胞吾與之心
 也其法則蓋善盡美之法也虞夏以來於周為備矣雖然盛之極
 者衰之始降自周室東遷諸侯放恣籍已浸不可考雖孟子之所
 聞者亦畧也其畧維何制爵有等受祿有差而已夫是等也差也
 皆天地自然之理非生人智力之所能設也乾坤奠而卑高陳類
 群分而吉凶見尊卑強弱大小之形其不齊者天之數也勢齊則

國朝文鈔

下孟

不一衆齊則不使權位齊而物不能贍則必爭爭則亂亂則窮聖
 人惡其亂也故制爵祿以明等級定上下使之有貴賤貧富之分
 足相兼臨是養天下之本也是故以其班爵之畧言之曰天子曰
 公曰侯曰伯曰子男此爵之通於天下者也曰君曰卿曰大夫曰
 上士中士下士此爵之行於國中者也是以其班祿之畧言之曰千
 里曰百里曰七十里曰五十里與夫不能五十里此祿之通於天
 下者也天子之卿大夫元士其受地比於侯伯子男大國次國小
 國之卿其受祿或四或三或二於其國之大夫自大夫而下以至
 上士中士下士受祿以次而減而下逮於庶人在官就庶人在官

叙以備而該

之中食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其差以漸而殺而摠視乎農夫所獲此祿之行於國中者也蓋惟先王之治天下也既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復有以盡其節目之詳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是謂公天下以為心爵以馭貴祿以馭富是謂大一統以為柄詔爵必出於士則與學校相流通制祿必本於農則與井田相表裏此其所以久安長治而萬世無弊也自列國分爭其制遂失後之學者且謂封建非聖人意不知封建可廢也爵祿之設不可廢也歷代之因革各異而體國經野猶不改乎六官後世之變置無常而官屬官聯摠相持於九品則謂先王之制雖至今存可也而豈可以私

國朝文鈔

下五

陳 周室班爵

無從。置。味。
心淺見輕為議論也哉

三代以下以井田封建為必可行者惟有張子橫渠然亦祇是西銘道理胸中爛熟耳讀此文須要識得此意方望溪
聖人公天下之心得此健筆和盤托出光燭天聲震地煌煌大篇
王巳山

尊天子以制祿外與內無偏重也夫祿由地出天子千里者尊王

也公侯以下則漸殊而王臣受地視之非內外均一體乎今天下

大勢盡折而入於諸侯矣議者謂周以忠厚開國法制過寬使天

子漸成積弱之形而強藩敢為兼并之舉烏知先王之分土而命

邑者有獨尊之統以重京師而下此則衆寡相錯內外相維立法

固盡善乎爵之既班遂以詔祿有不稟於天子之制哉天子不以

四海自私而建都四達之衝亦願子孫之修德要以等威既辨則

萬國盡仰神京雖不為強幹弱枝之謀而必有居重馭輕之勢天

國朝文鈔

下孟

並龍起含題

子不以四郊自守故授簡親賢之重無非富貴之與同要以號位

既崇則規模首瞻帝域亦祇此唯辟玉食之義而隱寓居中制外

之權爰定主畿厥惟千里天子曰自茲千里外除名山大川不以

封余一人豈敢愛焉惟爾公侯伯子男其按命爵以制祿於是有

百里者七十里五十里者下此則為附庸者天子曰即此千里中

除軍國正供不以假余一人豈有利焉唯吾卿大夫元士其準列

邦以受采於是有視侯者視伯者視子男者藩國之勢衆建則分

所慮食租衣稅漸長封靡積弱之區將患貧而憂寡富強之境且

府海而官山易世以後狡焉思啟者紛紛矣今以百里七十里五

二比扼天子之制二句重發莊嚴有體

二比裁上節公侯以下等項與下節作對分點又以天子二句貫串書言文法兩得

二比承上點

跌宕筆度

二比總發從
兩節合攏看
抉出先王制
標精義議論

筆力其光
熊若引星
辰而上

十里者限之使其犬牙相制輔車相依則萬年之封守也托定首切遵斯義也虎宇係鄭彭城書宋天子之錫命昭焉礪山帶河之誓不燿煌品切在盟府哉王國之官地親則重所慮密勿勤勞報殊櫛沐強侯擁力健地將敢凌師傅之尊內職無權或反借外藩之庇不及數傳功宗堪紀者寂寂矣今以視侯視伯視子男者崇之使其富擬分符賜均剖玉則千秋之世臣也遵斯義也會先冢宰盟首王人天子之威靈寄焉單劉榮召之封不赫赫如前日哉我周卜世之初從龍勳戚半以脩屏藩半以資夾輔先王以為不可使天下窺吾有所左右而生疑間則制莫如平叔父留京而伯禽啟宇太師胙土而

國朝文鈔

下孟

天子之制

呂伋掌兵父子之間勤勞中外其功並其祿亦並也所以異日者共和列辟能共扶九鼎之衰方召元臣亦力贊中興之盛我周巡方而後建官立政九牧分其任六卿總其成先王以為不可使天下疑吾有所輕重而立朋黨則制莫如公蔡仲嗣封實為卿士衛武守土亦拜司徒一人之身備當出入其職均其祿亦均也所以異日者書傳畢命父師而為東土之釐詩美緇衣藩侯而補中朝之衮若夫豐鎬歸秦溫原入晉千里之畿日促而諸侯且兼數圻而擬帝制也固東遷以後事哉

典茂高華醞釀深厚直是 國初一輩人手筆

班祿者內同於外。公天下之心為之也。蓋卿大夫士與侯伯子男為天子臣無異也。臣爵等故受地亦等。寧有私於其間哉。昔周之為封建也。既命外藩。即置內輔。爵異其名。而祿同其實。使內外之臣分協。則情安。情安則勢固。要本此大公者。以聯為一體。而重內輕外之議。未足語於當年立制之心也。九州之地。既與公侯伯子男共之。而班祿於畿內。則何如乎。說者曰。周初衆建。五侯九伯。羅列天下。天子恐雄藩負固。故復有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優其秩而厚其權。以尊天下。而戢羣辟焉。若然。是示外臣以私也。

國朝文鈔

下五

夫示外臣以私。則班祿內臣亦安得比而同之哉。乃其受地之視侯視伯視子男。此何以稱焉。曰。此正周先王公天下之心也。蓋天子家四海。而君萬邦。自內廷察察。外訖同異姓之君長。天子視之。同焉。臣也。原未嘗以卿大夫士而內之。以侯伯子男而外之也。當夫周室西興。旦蕝分陝。是內之卿士。可以外之。侯伯任之矣。泊乎周室東遷。晉鄭夾輔。是外之侯伯。可以內之。卿士用之矣。夫然而天子之待卿大夫士。又何必舍此公侯伯子男者。而別示以私也哉。爵可異。則異之以位等而下焉。不嫌屈也。祿可同。則同之以地等而上焉。不嫌亢也。此視侯視伯視子男之制。所由起也。於是有所以於管內。無以等列。稱之。稱之。有卿大夫。

以安卿大夫士之心也。身居天子左右，不獲出操統馭之權，其勢親而不尊等之。以侯伯子男尊之也。皇畿土田，皆有各君其國之勢，使知天子遇我實與桓穀蒲躬有同貴也。所以絕內臣觖望之私也。於是併有以安侯伯子男之心焉。職任天子蕃宣，不獲入參宰執之列，其勢尊而不親等之。於卿大夫士親之也。薄海封疆盡同此上事，其主之賜，使知天子遇我寔與肱股耳目爲一體也。所以杜外臣猜嫌之漸也。夫卿大夫士之心安，侯伯子男之心亦安。先王封建之初心，當如是止矣。若夫以內制外，以重馭輕，此亦法制之善勢，使然耳。先王何庸心哉。

國朝文鈔

下五

天子之御

議論正當，筆力明爽，無封建論權謀諂詐之私，故爲得之。方望溪

溪

蓋曰此王書其... 參審... 天子...

天子...

受地各有所視唯其係天子也夫既為天子之卿大夫士易位而觀即侯伯子男等耳受地之相視也宜哉嘗攷周封之始建也惟是親賢之屬散布之列服以公天下半留之畿內以佐天子爵相視也爵之尊者不得以王臣而自卑則祿之豐者不得至天朝而遂結其分固然非獨以尊天子也自天子而下公侯伯子男其受地可觀矣今思天子與諸侯同一體也故且與分陝已開奄宅之封鄭說列藩猶有相王之舉皆天子之臣也而內外異等既非所以一王章且夫天子與諸侯各有統也故伯臣雖貴終居陪隸之

國朝文鈔

下五

班王人雖微必序列侯之上自天子之臣也而寵祿無加將不足以區藩服幸也周畧猶存也彼夫卿一位也而天子之卿異今列邦之侯入為卿者無有矣要天子之卿位固侯班也若宰臣宰孔之類是也天子曰使其分享茅土與齊晉等耳而曾之井疆之履非典也故受地宜加隆也是視侯大夫一位也而天子之大夫異今列邦之伯入而大夫者有乎要天子之大夫位固伯班也若凡伯毛伯之類是也天子曰使其畀我纁就秦鄭不啻焉而不分疇采之食非準也故受地不得薄也是視伯上士一位也而天子之元士異今子男之國鮮矣何有乎元士要天子之元士位固子男

天子字著取

是言

不可得聞語脈極苦生勁

便自流貫
內外一視之蓋

班也。若劉子單子之類是也。天子曰使其濟陰蒲穀楚若許者其

儕焉而不蒙湯沐之澤非勸也。故受地無多殺也是視子男典命

隸於宗伯而昉所自掌王之卿六命大夫四命稱是則元士再命

例與群辟有殊。顧出封則常加一等。詎食我郊邑而胥用菲薄為

試觀伯與賜盟而賄成寵。放至有華門圭竇之傷。蓋王臣失祿不

俟甘闇之訟矣。而繡壤相錯。豈遂淪於鎬洛之初治官。頌於冢宰

而率所辟。屬王六卿大夫以十數。元士以百數。疑於分地。幾盡顧

京師古多隙地。果蒲奄既拓而反之。匱封乎試觀。重耳覲王而饗

禮命有猶。有溫原橫茅之賜。蓋內宰出版比諸衛。滑之與矣。而侯

國朝文鈔

下五

天子之卿

姜

尉一家何復疑於厲宣以上。班祿矣。若夫上而公降而中下士則

闕焉。故曰畧也。然而例可推也。

無意矜其繁富而卷軸之氣觸緒皆流。故與筆性相化也。後來

舉典須教識此名家韵度。周旭之

禮記卷之五十五 大司馬第十 大司馬之職 辨九職之別 辨九比之法 辨九比之法 辨九比之法

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陶自悅

以義伸德而友道存矣。夫人之所以有挾而友者，不知尊賢之義。同於貴貴耳。斷其一則不必畸重德而德伸，而友亦存。嘗觀古之帝王以德命秩，而天下治，則道莫要於尚德矣。雖然，上古德與位合，而其事未嘗分。後世位與德分，而其道未嘗不合。知此可與言友矣。今夫上下交相敬之說，此比尊賢於貴貴而同之也。不知者

就註中世和貴貴而不知尊賢意翻入

先批○字

且曰：比尊賢於貴貴而同之，終不能降貴貴於尊賢而一之。何也？

情與分正是翻出義字

貴貴分也。尊賢情也。分公也。情私也。私不勝公，則賢不勝貴。貴在我矣。而下賢盛節也。不，然人亦僅緣情以議其後賢在我矣。而下

國朝文鈔

下五

挺綱

翻以

貴定秩也。不然人且得執分以正其罪，又何能比而一之哉。雖然，天下事一斷於義而已。有所相統之謂義，有所相資之謂義，名勝則以實從，名實勝則以名從。實名實不相掩之謂義，人定則以天

折○落○義○字○有○力○

○義○字○先○領○其○綱○後○一○分○應○

從人。天定則以人從天，天人不相阨之謂義。今試合貴貴尊賢而推之，以貴治賤，而天下之賤者治於貴，以賢治不肖，而天下之不肖者治於賢。此義之相統者也。以貴統賤，義非有餘，以賢統不肖，義非不足。一也。貴者得賢者以自輔，而後能安其為貴。賢者得貴

者以相養，而乃不負其為賢。此義之相資者也。以貴養賢，義不為

陳○批○此○治○人○之○義○

以下四比分
慮義字道得
諳切妙義層
出其辨不窮

○兩兩比較
如昆刀切玉

一字一快

者以相養，而乃不負其為賢。此義之相資者也。以貴養賢，義不為

實以賢輔貴，義不為誦。一也。均是人也，而貴之服以名也，均是人

筆陣縱橫

陳○批○此○食○於○人○之○

反義迴環披
之皆有精義
不祇是筆端
狡獪

有義必披辨
牙無碍

也而賢之欽其實也貴而賢不以賢掩貴貴而不賢亦不以不賢
○陳○批○此○天子○諸侯○所以○世○及○
貶貴此義之名勝而實從之者也賢而貴不以貴掩賢賢而不貴
○名○亦○從○
亦不以不貴貶賢此義之實勝而名從之者也名實不相掩而貴
與賢有定位一也勢相屈也而貴之人所奉也心相折也而尊之
天所使也貴者不必賢而不賢者貴之即賢者亦貴之不然而不
○之○說
順此義之人定而天從之者也賢者不必貴而不貴者尊之即貴
○從○之○
者亦尊之不然而不安此義之天定而人從之者也天人不相阨
而貴貴與尊賢有同心一也夫然而又何疑於友之不可有挾乎
哉夫然而又何疑於尚德之說乎哉

國朝文鈔

下孟

陶 貞貴尊賢

誰不知從註中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翻出然俗手一用側筆
便舉體拖沓而不可耐妙從分處見合寫得一也二字分外精
神○將○省○卷

義字層層皆徹一字箇箇都圓思以深而愈析口欲辨而不窮
真清才也○周○旭○之
鑿鑿說出義之所以一者筆力雄悍縱橫直逼老泉權書矣

提綱挈領全
題若鑄

第一段叙前
三節用正筆
起案

第二段叙四
五節留孔子
於後段暢發
用反筆驅篇

第三段叙六
七節先正後
反

末段就孔子
家世問合孟

以交際爲用世之心大賢之善於學聖也蓋交際弗卻無非爲用
世計耳觀孔子於魯衛而其心可見已又何疑於孟子且聖賢無
不憂道之心即無不愛禮之心而要其所以愛者不在乎嚴以峻
其防而在寬以通其變禮行即道行也然則交際又可卻乎哉心
不忍遺世獨善則傲物非所以爲高復不能交泰夫行則絕人愈
無以自處故章問交際何心而孟子直概之以恭豈非以尊者之
賜有不容以不恭承之者乎何者彼固以道來以禮來也而必以
他辭無受卻道乎卻禮乎揆之不爲已甚之義吾知孔子斷不
也

國朝文鈔

下孟

此若明知禮道之可受必爲窮究其根株明知舉世之皆然必爲
醜詆其本末則有以取民非義而竟當之以禦人之盜者是即善
其禮際而且欲比而誅之吾不知今之仕者將於何侯之廷托足
乎殊不知孔子有獵較之權宜則必有受賜之交際正不得疑其
委蛇從容爲非事道也以獵較論則先簿正祭器其易俗必以漸
以事道論則此足以行而不行其去國必以需雖未嘗終三年淹
而亦未嘗執一途斷不然見可行可際可公養之仕周旋於桓子
靈公孝公之間何若是其惓惓哉然後知聖人之心無非以道卜
也東周可作何故來文衣駟馬之奸富教可期誰料有在戚登臺

之。釁。至。使。恣。皇。道。路。與。游。說。齊。梁。者。同。跡。饋。豚。往。拜。與。幣。交。必。報。者。同。意。而。顧。猶。執。今。之。諸。侯。周。內。之。以。康。誥。之。律。則。誰。復。有。交。以。道。接。以。禮。者。乎。吾。恐。兆。亦。從。此。絕。矣。

從橫穿貫未嘗不按部就班幾可與顧涇陽作並駕齊驅矣方
望溪

國朝文鈔

下孟

敢問交際



段從下句
側入上句

二比點題

二此只就引
証推論波瀾
潤遠不以二
字亦醒。王
學舒云隨手
微引皆成證
佐作者仲尼
之能大一狀

觀聖人之所正其道立矣夫正祭器者不充以四方之食則獵較
將焉用之此孔子所以善爲道也且君子之於人國豈容當更化
而不更化哉但人心已習而安之而我遽欲易其所安而予之以
所不習世必有駭其甚者矣惟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焉則無更
化之名有更化之實故天下不疑儒術之踈也於此可以知獵較
爲事道矣吾嘗讀車攻之詩考分禽之事蓋上殺以供祭祀中殺
以供君膳下殺以賜賓客故其七章曰大庖不盈言其不多屬於
君庖而有以奉東都之祭也後世將祭則獵或昉諸此要豈禴祀

國朝文鈔

下五

烝嘗必肴俎之雜陳而以四方異物爲貴哉孔子不明言也亦不
遽革也第先取簿書以正祭器而籩之數凡幾豆之數凡幾皆有
不可損益者焉因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而實於籩者何實於豆
者何皆不容易置者焉由此觀之彼有謂祭取脩物苟有可薦
莫不咸在者非古之制也夫祭事莫詳於頌周頌三十一篇多歌
祖宗之積累而所藉以右享者不過曰唯牛唯羊而已所將以洽
禮者不過曰爲酒爲醴而已原其意皆取民力之普存以薦馨香
而無譏慝外此者惟漆沮多魚時取以爲獻耳至於岐陽之地不
乏小祀大兕之饒而未聞概登於祭器或不欲以從禽所獲威我

○吸起下句
○頌孔于入上句得脈
○善○祭○持○論
○絕○妙○証○佐
○搜○剔○更○妙○無○此
○○屬○成○潤○既○狹○不○以○二○字○亦○不○醒○也
○○文○筆○古○雅○不○穢○寒

詩一賦書皆
此法也六經
皆可注脚只
在心思所觸
玲瓏百變耳

先王也即以魯言之魯頌四篇終美閭宮之有極兩於皇祖后稷則必享以騂犧焉於周公羣公則有白牡騂剛焉當其時惟取脩膾之咸有以示蕃滋而不瘵蟲外此者惟毛魚蔬羹間列於大房耳至於泮水之濱寧采蘋蘩芹藻之菜而未聞羅置於四方或不欲以難繼之物煩爾虞人也孔子蓋早爲酌之於古準之於今其必供者則存之其不必供者則汰之斯器正而食亦正矣異日魯人雖欲馳騁於郊原而較所得之衆寡夫獨何名耶所謂無更化之名有更化之實者此也

後二股忽尋出一重舊簿書觸緒俱靈道來真解人願也三頌

國朝文鈔

下五

潘 孔子先簿

人人讀過何以都不會如此驅使何義門

局段與仲尼之徒二句畧同點染引證處亦似之若按之古典禮則俎實豆實多用腊物後二比云云亦時文好看語耳可知學者流覽五經必當深求其義類也其文則非特士所易及方望溪

眼前經籍一經運用便覺無窮生新會心自不在遠惟解人領之

詩曰天生蒸民

道乎

陳世治

天字作手
高性善澤

直入詩詞即
從孔子攝起
介勿力據上

二比籠起上
截妙能激射
下截

二比分疏上
四句分自透
起下截融洽
一片

詩本天以言性，聖人所為知道也。夫言性而不本之天，豈為知道乎？孔子故讀蒸民之詩而嘉歎之，且世之言性者，由不知天，因不知性，并不知情。夫善言情者，莫如詩，能盡性者，莫如聖，而離性與情而不本之天者，詩人所未嘗言。當即聖人之所不許，蓋說不衷諸古而求無悖於道者，鮮矣。我既與子辨三說之為非，而竊願與讀蒸民之詩，蓋昔孔子刪詩而錄蒸民為言性者，訓也。為言情者，訓也。為後之昧於道而襍出其性情之說者，俾誦焉而自悟不終於無知也。良以仁義禮智之理，第以為盡人同得其智者，轉競其

國朝文鈔

下五

截

合

統詩詞上二句拍

詞以求勝其愚者，或蔽於習而罔聞，乃舉仁義禮智之原一歸於維皇降衷。其智者既悚然而怵於心，其愚者亦油然而感於耳。詩不云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人之言天也，或言其禱乎氣者也。為此詩者，知離乎氣不可言天，而禱乎氣尤不可言天。蓋有宰乎氣之中者矣，不見夫天所生子，胡然君父接而慈孝形，胡然耳目脩而明聰具。此天之道也，而人識其當然，而獨能識所以然者，此詩人之言民也。或言其禱乎質者也。為此詩者，知離乎質不可言民，而禱乎質尤不可言民。蓋有立乎質之先者矣，不觀夫民所好乎，胡然中心愛而不能置，胡然中心藏而不忍

二 北東上起
下金和玉節

一段下截本句虛位無可發俾却從作詩者所以知通處下筆軒然大波脫盡恒蹊

上下雙收到瓜精鍊

忘此民之道也。則人見其已然而獨能見所由然者。此詩想詩人
托意造端。實有會於帝降之精良。而穆然於五常百行之始。令後
人流連三復。已實觀夫善性之繼成。而悠然於敷陳比興之餘。孔
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知性也。知情也。知天也。蓋其時去文武
之化未遠。又值宣王中興之年。世教方隆。和行不作。人守物則之
熨心同懿德之好。無有如告子諸人。襍出其性情之說。以惑世誣
民者。故雖一贈行之詞。猶必上推天命。下正人心。百世以下孔子
且為之稱道。勿絕亦可見古訓之有徵。而性善之果非誣。嗟乎
異學爭鳴。考信於詩歌。則離經皆為畔道。載藉極博。折衷於孔子
國朝文鈔

下五

詩曰天生

則羣言盡屬無稽。彼三說者。直謂之不知道可也。
理實位虛。氣踈法密。絕異尋常。驅駕蔣貽園

知道句實寫。便侵下文空描。又近浮滑。文以性之太原出於天
意。直溯源頭。實理疏通。虛機翔洽。疎宕之氣。直逼漢京。後幅從
吉甫作詩。贈行意着。筆意盡語。竭後復得生機。此為古文化境。

王學鈞

欲得人爵者其情之變可睹也。蓋以要人爵則修之時已棄其天爵矣。特既得而其情益著耳。且人情未有於其所迫欲棄之事而汲汲以爲之者也。而亦有之。蓋有所欲得於彼而不得不爲之於此。若而人也。蓋不待其得之時。而知其棄之惟恐不速矣。若今人之於天爵是也。夫令人知有人爵耳。而終於天爵則未嘗不修也。蓋先王尚德敬賢之風。雖泯而流聲餘思之所被。亦尚知儒術之爲高。即一時縱人橫人之術。方張而巖處奇士之所歸。亦借其虛聲以相市。此仁義忠信亦有時爲公卿大夫之階。而從而要之者。

國朝文鈔

下孟

二比安頓上
截便隱然有
下截在

二比扶發修
穿根棘即打
通變字消息
而所以旋得
旋棄亦隱然
言下

相望也。夫仁義忠信之可樂。非今人所知也。以人欲橫決之身而強闕於義理。亦不勝其自苦。而又欣然其有甘心焉。以爲吾不歷夫修之之苦。無以與夫得之之甘也。姑束身於其中。以俟他日之獲吾所欲。而快然自恣。以適己。蓋驟而即之。居然一仁義忠信人也。仁義忠信之可樂。而不倦。益非今人所知也。守違心拂志之事。而相待於久。長亦不勝其相厭。而猶勉之。無有怠色焉。以爲得之之期。一日未至。則修之之事。一日難已也。姑抑心以自強。安知吾願不旦暮可副。而決然捨去。而無傷。蓋雖久而視之。仍然一仁義忠信人也。而人爵既得矣。而所修者一切不然矣。不獨求其任人。

此比就上樂善二字對勸

○注○射○下○截○題○疾○上○

○截○

○轉○入○上○截○正○面○

○就○修○時○已○將○棄○字○安○排○情○

○當○

○此○比○就○上○不○倦○二○字○對○勸

○也○

○而○

○之○

○願○

○忠○

○信○

○人○

○也○

○而○

○就○上○節○遠

二比抒發下
截純用代法
小人情偽描
寫曲盡

齒之來而不與如古人之風而不可得也即欲其如向之假道於

仁託宿於義矯作修飾於忠信而亦不可得也蓋其棄之也決矣

以為匹夫而語仁義蓋以仁義為鑿柄也今既有公卿大夫以自

鎮雖出入於小節而何傷哉且所號為快意之事者苟合之為仁

為義為忠為信之說皆以背馳而無一可為者也夫吾向之於仁

義忠信亦寄耳本非失吾故行而何為是戀戀與富貴而不恣睢

是以富貴為桎梏也使常用仁義忠信以自撓雖與之以天下而

何樂哉且所貴乎高明之地者正以不仁不義不忠不信之事惟

所欲為而一無所忌也夫仁義忠信之為吾係累也亦久矣今乃

國朝文鈔

下孟

今之人修

○棄○字○說○得○決○絕○ ○放○束○有○方○上○下○一○片○ ○

無所顧慮而復為是擾擾與是皆其修之時自計已審者也故曰

修之時已棄之也嗟乎變古易俗莫知所底求存故往亡則去之

要人爵而猶必於天爵之修君子謂其事已古矣

用意深奇造言俊拔蓋取諸莊韓二子韓蔡廬

修以為要修即是棄事雖兩截理實一串截發處寫出小人兩

截面目串發處摘出小人一箇病根痛快言之有嬉笑有感嘆

文人之筆直如鑄鼎象物固不嫌於刻發過盡也王斂齋

詩云既醉以酒

一節

方蔡如

足已者無願讀詩而知其有以也夫自有仁義聞譽之在已者而

人之膏梁文繡奚願焉飽德之云真善言良貴也夫且吾乃今而

知出見而悅者之故未聞道也夫既聞道矣則足乎已而無待於

外而願交戰於紛華靡麗之來而不能自決焉抑何猶有人之說

者存也能貴能賤趙孟固然君子並不計此也何者誠不願也願

生於心之所欲非別有志得意滿之處必且櫻而不寧願成於心

之所思非別有注神傾意之端必且忍而不舍君子蓋反覆於人

已之間而得其所以然而不可易也則詩人飽德之說也驟而以

二比扼願字
詮發用全力
鈞勒所以二
字識踞題巔

國朝文鈔

下孟

仁義易膏梁而仁義固饑不可以為食也願進天下之饜膏梁者

而語之曰爾不過飲食之人也而愧生於中顏變於外矣不寧惟

是即令彼退而思之古之人或戴仁而行或抱義而處而我

朝饔夕飧之外了不異人此夫與芻豢之物之供悅口者復奚以

別也度有不禁當食而三嘆者則其願亦懽然改也而况已飽乎

仁義也驟而以聞譽易文繡而聞譽固寒不可以為衣也願進天

下之被文繡者而語之曰爾不過紈袴之子也而疆怒于言弱怒

于色矣不寧惟是即令彼退而思之古之人且久而彌光且遠而

彌芳而我也以被錦列繡之躬忽焉以沒此夫與蟬蛸之生之寄

二比分疏全
從不顧中喚
醒世人泥嘗
暮鼓晨鐘

○起○筆○空○元○
○轉○善○書○醒○
○垂○涉○沈○而○道○之○不○知○以○為○也○
○醒○願○字○筆○
○出○落○有○
○亦○用○扼○領○鈞○出○所○以○二○字○
○真○脉○
○摠○領○不○願○有○力○
○折○入○人○字○得○神○

二比翻刻意
極新警語亦
奇妙

天地者復奚以別也。度有不翅終朝之三禡者，則其願亦廢然。反
也。而况已令聞廣譽施於身也。養賢者曰：大烹好賢者曰：授粢。古
來膏梁之味亦正為此仁義之人。然而非以大烹賢，然而非以授
粢賢也。吾固有味之無極者，用自立於甘苦淡辛之外。則雖以君
子之旨多而不妨與肉食同。鬻頌周公曰：赤馬頌孔子曰：袞衣古
來聞譽之施，反借端於文繡之美。然而赤烏非遂，周公然而袞衣
非遂，孔子也。吾自有服之無數者，別相懸於華靡朴素之餘。則雖
以先王之法服而不嫌與繫帶等。禡且夫人也者，微之也。非以其
在人而人之也。即令附在吾身，究亦何與於已。則猶然人之膏梁

國朝文鈔

下五

詩云既醉
方

文繡而已矣。而乃欲為飽德者願之，是直既醉而強之以酒也。夫
詩人固知之矣。

解頤之論多發前人所未發。吳寶崖

點睛奕奕在，所以不願數虛字。從仁義聞譽着手者，鈍也。空中
斗澈如一片冰魂，散除熱惱，不是尋常避寔擊虛。後二股穿
雲裂石。周旭之

凱風親之過小者也

四句

魯曾熈

善說詩者必觀其旨之異矣夫凱風小弁而竟例論乎大小之間
 可以觀親過焉今夫人子事親不幸遭親之過則編戶與天家等
 耳顧性分之地不區貴賤而流露之間自有淺深此亦知人論世
 之大凡也子疑凱風子不知凱風矣今夫凱風與小弁其親同也
 其親之過亦同也特其間有不同焉者當綜其本末衡其情事吾
 且為子兩釋之凱風何為而作也曰母之不安其室也顧有不安
 其室之心而無不安其室之事詩與序可參論矣蓋歸荑贈管未
 免習俗之移而桑落鳩嗉不勝厥心之悔則過僅萌芽之發耳故

國朝文鈔

下五

其詩曰母氏劬勞哀其志也又曰母氏聖善頌其行也極之哀有
 在浚之寒烏有覲睨之好依然白華之潔養則與怙終者有間矣
 假令義絕先君終已不顧則母也天只不諒入只七子固無如何
 也女子之失身有異天子之失天下乎雖謂之過大亦可也今則
 平情而論律以誅心則中非貞靜寬以末減則跡未垢污吾得而

斷之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何為而作也曰父之禍及宗社
 也顧有禍及宗社之心即有禍及宗社之事詩與史可參論矣蓋
 艷妻煽處遂告日月之凶之子不猶不潤白雲之露則過極矚天
 之勢也故其詩曰我罪伊何傷父子也又曰鞠為茂草痛社稷也

極之大夫興離黍之悲。戍卒起束薪之嘆。長棄西京之玉氣。則唯
音禍者為之耳。假令念亂圖存。詔下罪已。則式詆爾心。以畜萬邦。
宜白所日夜翼也。天子之補過不急於庶人之補過乎。雖謂之過
小亦可也。今則據事以觀亂之初。生既不保。其妻孥亂之又生。復
不保其四海。吾得而斷之曰。小弁親之過大者也。

詩序云。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
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鄭箋云。
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意。孔氏正義云。此母欲有嫁之心。
孝子自責。母遂不嫁。李迥仲毛詩集解云。七子自責。使母得留。

國朝文鈔

下五

凱風親之

于家而不嫁。是凱風之母。但有改嫁之心。尚無改適之事。孟子
注疏亦云。七子之母。非穉齒子幼比也。乃反不安其室。而欲去
嫁。欲字須玩。是心中不乾淨處。故曰過小。未若幽王之事。已行
禍及天下也。此是過分大小處。如俗說謂失節之過。在一身故
小。廢嫡之禍。在宗社故大。是聖賢論過不在性分而在勢分矣。
舜何必竊負而逃。夫子何必不為衛軫乎。况此母並未失節。安
可令其含冤千古。先正亦有論及此者。因拈是文共商之。
持論有關世教。錄之不獨以其文。而文故峻潔可誦。王已山

自記

入其疆 慶以地

蔣 伊

入疆而慶行巡狩之典大矣夫疆為王者之疆而諸侯代理之者

也錫地之慶所以章侯功不愈以尊王制哉孟子若謂恩不足以

結天下者威亦不足以制天下故列辟之庸歸於天子一人之福

錫及康侯使懋賞不因省方而定顯榮不以覺報而隆則明命非

不革也顧震疊之心亦少替矣我思三王而知封建分其權巡狩

合其勢也綏章入覲之時未遑詢度而翠華至止則敷天同哀對

之心亦紱方來之日亦有隆施而時邁宗邦則加地大榮懷之慶

蓋甚重乎入疆時哉夏之五年一巡也遍方岳焉問南山之稷黍

國朝文鈔

下孟

矣若乎西序之秀眉無恙乎其車服之庸者何氏之賢也且維百

之官盡無曠位否也天子嘉之職在太常其議慶殷之六年一巡

也省風土焉問中國之稼穡匪懈乎左學之高年引異乎其有霖

梅之望者幾何族也且官刑之傲奉行勿失石也天子勞之紀在

宗功其議慶周之十有二年一巡也大式序焉問周原幾何錢鏹

者有乎黃髮幾何祝鯁者有乎中林道左之間非之才也且三百

六十迪簡咸當否也天子念之告於文人其議慶以其土辟而野

治也增式廓者慶在土宇取十千者慶在農祥則以土田之賚嘉

爾第豐黃茂之功以其養老而尊賢也事耆長者慶在郊序樂嘉

提句卓然

二比籠單全
題有九天間

闔氣象

疏首句分貼

二王作三股

即將土地辟

四句通入筆

筆道古打抽

一新

疏末句又將

上土地辟四

句攝八分作

版相配絕妙
機局

二此照原起
批此典茂確
博精光奕奕

實者慶在邦家則以五色之封誌爾几杖笥衣之貶以其俊傑咸
在位也宅準牧者慶在廟廟列曹署者慶在官方則以天圻之賜
彰爾作人立政之謨蓋王者有分土即有分人而原隰者元后之
幅順賢能者祖宗之著造合天下之慶而歸之一王則山川有錫
益見宗子之維寧諸侯無專威并無專惠故翰屏者列服之康功
圭瓚者皇王之寵錫分一人之慶而頒之百辟則崇獎無方遂奠
本支於奕世此慶地之典古巡狩禮也

疏上五句分貼三王作三股疏末句又分貼土地辟三項作三
股鍊局之新殊出人意表汪武曹

國朝文鈔

下孟

入其疆土
蔣

變化極矣讀去却自整整齊齊可悟奇正相生之妙師洛云以
三融四化一為三如臨淮之入汾陽軍直善道斯文意匠汪已
三王是此節命脉領此以統四項手眼獨出後以三層析講末
句壁壘皆新前似用古策問句調後畧本魏公九錫文體調旭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

一節

張榕端

提挈高折落

醒

惟天任人者大故其成人者備也夫大任誠難其人萃多難以成
 之天亦預為任之地耳今夫碌碌無奇天不任之則不窮之乃
 若天為斯世而生一人所責既鉅所試必周所試既周所益必多
 然後任之不虞其不勝此人事也正天意也歷稽舜說諸人其終
 固皆當大任無所不能矣而憊厥由來抑何心叢百憂身極多難
 惟所欲為而不獲如願乎此其故皆天也天意隱於莫測孱弱者
 諉而任之是謂韋天天意久然後明英俊者矯而出之是謂衡天
 又安能上識天意哉吾就天意度之而覺天之於人有將然者焉

國朝文鈔

下孟

致亦

天不能自任也寄之人任不可輕降也惟其人天之為人計也慎
 有必然者焉惟心惟身無使之逸所行所為無使之順天之為人
 計也蚤有所以然者焉人心自靜動之以益不能人性自恬忍之
 以益不能天之為人計也備夫古亦有降大任而未歷艱苦者如
 金天之繼父伊耆之紹兄是也不知肝食宵衣聖王自有神明之
 艱苦而不得謂天之待是人獨優古亦有習奇窮而究不降大任
 者如孤竹以首陽終尼山以布衣老是也不知維風敦節聖人自
 有名教之大任而不得謂天之待是人獨奮入果上識天意乎於
 其將然無或恃焉於其必然無或疑焉於其所以然無或負焉於

二比幹補題
 義道理圖足
 前人從未透
 發得此

應之則一假作收

分三一段叙題

意當矣。又烏得而棄之。又烏得而衡之。
文所以可久。以於理義實有發明耳。中二股卓立不磨。前後亦
無駁雜。方望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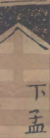
國朝文鈔

下孟

故天將降
張

知天以事天。摠不外於心性而已。夫心性之理原於天也。以此知之。即以此事之。此所以為天人合一之學歟。且人秉天之理以成性。而性則統載於其心。人心各具一性。冥人心各具一天也。人惟昧其心性之理。故自昧而即所以昧天。人惟棄其心性之理。故自棄而即所以棄天。蓋天人本為同原。乃有生之後。不能無所拘蔽。而人始與天不相通矣。是故聖賢之學。本天者也。而要非離人以求天也。天即吾之性。而其原本一性。在吾之心。而其理萬殊。故心之無所不該。寔性之無所不該也。自降衷以來。吾性之萬物皆備。

國朝文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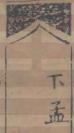


下孟

者合五常百行之條理。而摠成其為心德之全。不知性而神明之量。為之銅矣。盡其心者。蓋由於隨事精察。知無一為性之所無。即無一非心之所有也。夫能識乎性之所有。而又何弗擴於其量也。而字是疊句之理。歟。而性之無物或遺。寔天之無物不體也。自繼善以還。天命之於穆不已者。舉五行百物之秀靈。而盡稟之為恒性之界。不知性而陰陽之撰。為之隔矣。能知其性。則可以見合於分。知性之當全。而歸由天之本全。而與也。夫不疑於性之自與。而又何弗達乎其源也。歟。此謂知天。此謂知之至矣。雖然。學問之功。非徒察之。必更履之。故本天之學。不僅知之。且欲事之。但知天者。固收效於盡心。而

功則專在於知性事天者亦順適以養性而功則必始於存心
易出入瞬息之頃有莫知其鄉者矣天授吾以視聽言動之宰而
顧任其枯亡乎存之於形聲俱寂之時而清明不累存之於萬感
紛錯之會而一念不褻氣不逐物而常約於至正則有以得視聽
言動之宰而天之所授者無或放矣性安無為成賦之餘有莫保
其初者矣天子吾以仁義禮智之良而不珍其滋息乎養之於觀
聞未起而真靜不滯其原養之於感而遂通而游衍不踰其則與
時消息而順達其本然則有以全仁義禮智之良而天之所賦者
無敢暴矣吾之心即吾之天而凝承而不失則齋戒已交於神明

國朝文鈔



下五

蓋其心者

吾之性即吾之天而奉若而不違則陟降時在於左右此之謂事
天此之謂行之至也蓋當盡心之始即以存心而非盡則不能存
存而罔間知性之時即以養性而非知亦何由直養而不害此知
天與事天並進而事天由知天以漸達也至於智精仁至而立命
者豈外是歟

逐字還他正身逐句還他地頭逐層還他索串逐節還他火候

王耘渠

心之密無罅不入理之精無蘊不出加以氣正格老詞健墻東

推為嘉隆作者後從無人有此本事殆非妄歟周旭之

盡其心者 二節

任啟運

知行必以天為歸則不當徒事諸心也。蓋性者人心之天也。欲盡

心而不知性則天無以知。即存心而未養性亦於事天之功未純

也。孟子切而指之謂夫天也者道之原也。心也者理之會也。而人

之與天則已遠矣。吾溯其自天之人者惟性為誕降之初。則以人

復天者亦必以性為上達之路。性固處於天與人之交者也。即以

知言之知不至於天不可謂知。而天究何從知。即將廓之無涯於

確與指筭仍。未曾指筭自有。有下手工夫在。

心自見其廣大將觀之未發於心自悟其精微可謂能知乎。乃知

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即博取焉而心不盡知其然。不知其所同然。

國朝文鈔

下五

即獨證焉而心仍不盡泯心之故與天隔也。欲盡其心不知其性

其於知為已岐也。惟即心所具者而一貫之於有物見有則而所

以然者識其原以盡已該盡人並所同然者觀其合而知天者不

即在此乎。蓋天原以性與心為授。斯心必以性與天為通。明德之

與明命無二明也。則即知性為知天其效可提舉也。君子之為學

也知之必將行之。知天而天可事矣。而天又何以為事耶。念繼善

之理必藉靈明之府為厥居。當物感之交先立大體之官以自治

庶可謂能事乎。乃操之以有事而無事之頃。忽坐而馳此心。幾無

以自固息之。以無事而有事之來已動而擾此心。又無以自寧。是

一鐵中的的

唯則字

原知是並非倒擊

確與指筭仍未曾指筭自有有下手工夫在

心自見其廣大將觀之未發於心自悟其精微可謂能知乎乃知

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即博取焉而心不盡知其然不知其所同然

原始要終加性善思想

原始要終加性善思想

原始要終加性善思想

原始要終加性善思想

原始要終加性善思想

原始要終加性善思想

原始要終加性善思想

原始要終加性善思想

原始要終加性善思想

非心之故與天違也。能存其心未養其性。其於行為尚踈也。更由
心之已存者而益純之。惺惺者無事常如有事焉。粹以乘之而神
不驚。安安者有事常如無事焉。順以付之而體不變。而事天者寧
復有餘事乎。蓋天原以性與心為保合。則心必以性與天為凝承。
畏天之與樂天無二天也。則存養之皆所以事天。其功可歷數也。
蓋由性而天下而為心。由性而上而為天。天之降衷在此人之
上。達在此不然。昧於性而但以心為事。則勿求於心而心不盡。即
強持之使不動。亦非吾所謂存心也。棄天襲天可勝道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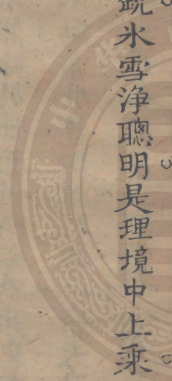
上節理原一串人所易知。下於平列中分出次第。義更周密。而

國朝文鈔

下孟

盡其心者
任

靈走精銳。冰雪淨聰明。是理境中上乘。



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

施燧

用兩層翻入
折出道字筆
力矯健

逆提下句作

二比承提句
言民勞則怨

作頓跌

二比轉出佚

二比正疏上

道足以佚民則不妨於勞矣蓋勞與佚適相反而所以使者寔佚

道也寧慮其怨耶且夫小民之力所甚靳也上之人苟漠然而不

加之意則民情概可知矣然謂民亦勞止汜可小休而一切務為

苟且之計以彌其怨心則雖不勞一民而事不修舉政多闕遺此

亦衰世之因循而非太平之盛治其究也怨之者與勞之者等吾

甚惜其無道以處此也然則為上者使民之令出則民勞勞民之

事與則民怨為之奈何大抵有所惡而不能去則怨生勞者民之

所惡也是以淪淪然騰口於下也有所好而未獲遂則怨興佚者

國朝文鈔

下五

民之所好也是以賄賂焉胥讒於野也然則為之奈何吾食人之

租衣人之稅端居高拱則佚甚矣其忍有以勞吾民然而念則欲

其佚計不得不出於勞所貴有反而使之之術焉民奉上之令趨

上之事竭蹶不遑則勞甚矣敢復冀上之佚我然而事則出於勞

計則曲謀其佚是蓋有隱而用之方焉必也以佚道乎上以準

諸天時下以揆諸地力中以驗諸人情道在當使則固吾民拮据

之日矣命適人而徇焉咨保介以勸焉今茲竭宵旦以經營者正

其他日同婦子而享之者也倡之於前以作其始責之於下以勉

其繼董之於後以成其終道在必使則非吾民偷安之時矣取其

二比接入下
句古茂之氣
溢於行間

勤苦而歌咏焉。取其痼瘵而軫恤焉。凡茲疲手足於朝夕間者。正其謀康飽於百年者也。故當其時。即歲晚務閒。上未嘗迫之以勞事。而民有不敢佚而不知其隱隱為上之所使也。第見沐君王之膏澤而瓜菹可食。蠶績可衣。且得以朋酒羔羊。躋公堂而慶無疆之祝。抑其時作息嬉遊。民自忘其勞苦。而不知常為君之所使。則常為君之所佚也。是雖舍龍畝之服耕而役以司空。從以畚揭。民且不怨。意自遠也。
願使民者之采諸佚道。無以勞民者致怨。并無以不勞民者弭怨也。

國朝文鈔

下五

以供道使

他手做過佚道。使民半篇徐轉。下句意浮而文勢散矣。一起真有建瓴之勢。後幅歲晚務閒一折。并雖字都能貼出。工力深熟。意都寫得警拔。陳師洛

黃貞父謂心主於佚。事莫不得不出於勞。則勞正所以成其佚。是乃所謂道也。不怨即易傳說。以使民忘其勞。意愜情當理。

屈曲而達。王學舒

體軒々其欲舉思乙乙。其若抽腕有勁力。胸有書味。劉禮典

二比用史事
此路夾翻使
自馬異恰好
音列全局

二比將上下
兩截一一清
出層折跌宕
韻洽朗徹

從深山以觀聖而極形其所感焉夫能不異於深山之野人者自
不遺一善者也此可以觀舜云百家言舜尚矣即孟子論舜行事

亦嘗序其自田漁至為帝時取善之大畧而至此獨論其居歷山

時也曰予考舜在位事不勝詳即闢門數事其求善之意甚至而

不知其心泊然無為窅然以處會不異曩者居深山時是故吾即

觀舜之居深山一王之興當其徬徨隴畝必有絕殊之迹而史即

書之為受命之祥不知著為異者必其中異之處無多也而大聖

人出處不驚已非一時意計之所測創建之始當其隱約田間必

國朝文鈔

下五

變換

有自匿之思而後因原之為養晦之用不知求不異者必其中異

之見先設也而大聖人舉動如故竟為百世神靈之所歸故吾觀

於舜而知其初無異也其田疇而讓畔已咸目屬聖人之奇意舜

亦微有自見者而要不可不爾也夫且居者可得而處遊者可得而狎

山中人而已矣然何以爾時深山之見聞自舜居之而若不憂其

陋夫同一居山耳箕顛居之而加隘歷山居之而加廣者此其際

誠可意想也吾又觀於舜而知非故為無異也往於田而自傷已

竊自比勞人之侶意舜亦有不欲自震者而亦不然也夫且一如

木石之無心如鹿豕之相忘山中人而已矣然何以一時野人之

或對

二比兩路決
翻及其二字
神理乃出而
以舜身分愈
見

言行自舜居之而若不病其孤○善○字○同一見聞耳韜鐸得之而非多○善○字○

山中得之而泝少者此其神殆難擬議也蓋幽人之致有聞而如○善○字○

無聞有見而如無見必屏處以全其真則淪寂之為也聖人之不○善○字○

見聞即可以見聞其於萬物也相與受而已故任愚賤之投而處○善○字○

之亦如其居遊之素英明之姿未聞而常若有聞未見而常若有○善○字○

見必先物而為之所亦天機之淺也聖人偶有見聞而無加於不○善○字○

見聞其於心思也不自知而已故極挹取之致益曠然莫測其野○善○字○

人之天則誠見夫深山之舜其異無幾而及其聞見一善言行真○善○字○

沛然江河之決之莫禦也已深山靜境也吾以觀聖心之存江河○善○字○

國朝文鈔 下孟 舜之居深

之決動幾也吾以得聖心之感然則居者仁耶決者知耶

着眼及其兩字居遊之前見聞之後寫來融洽朗潤祇若決江

河甚速而無不通之義尚少理會耳方望溪

質言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盡之耳形容出深山一段景象來

居遊之岑寂見聞之朗豁若乃以學究語畢之亦少生色矣時

藝故不同語錄拋却當景定非解事似此從容領會及其前後

融洽朗潤故為有才又何嘗不極理寔居旭之

入手提起全
份勢如登萬
而呼萬谷響
應

二比虛籠筆
亦卓練

二比寔發
乎其外乎
其中而義發
揮精透

觀知慧之所由生人當無忘疾疾也夫入豈必以疾疾為幸而慧
知恒存乎此人無忘疾疾之念則時時作疾疾觀可耳今夫人莫
不以因為憂然憂莫憂於心困而身困不與焉蓋人生聰明之用
每以身之困而生則以身之困適成其心之不困而竊竊然以身
之困為憂者亦未知所以處困之道矣蓋人非德即無以藏慧之
用有慧而德益明非術即無以基知之幾有知而術益巧雖然豈
易有也哉慧知未嘗不由于天而適成于人事變之來乃別豪傑
慧知未嘗不用於常而實生於變晏安之遭必無奇士吾嘗就人

國朝文鈔

下五

之有之者而思其所由蓋恒存乎疾疾也才不足出乎天下之外
往往困于事中而無激之使用其才者則其才亦遂以不用而塞
惟當險阻脩嘗之會人不能容我我亦竟若不能容我手足無措
而卒得一途焉可以自出其謀迥非人世所能測雖立已於事之
前亦不意其審幾觀變有如斯極也斯其才固愈用而愈出者
也才不足入乎天下之中往往格于事外而無迫之使用其才者
則其才亦遂以不用而散惟當利害交迫之時天有意厄我我亦
竟若有意厄我思議俱窮而卒得一間焉可以自入其謀迥非造
物所能爭雖處已於事之後亦自訝其極深研幾何以至斯也斯

二比跌宕恒
存乎三字筆
筆圖微

二比又將疾
疾沾看語意
愈圖道理愈
洙

其才固愈用而愈入者也。然則有謂君子以疾疾為毒，非也。人情
即不自愛，豈有甘蹈陷亡之理？獨奈萬無可如何，而窮極自適，遂
漸熟於人，情物理之故。此天之所以巧成是人，而其人豈有幸也？
若謂君子以疾疾為不幸，亦非也。人情即不自愛，何至有願為愚
頑之理？故始惟一無可自處，而既極求伸，自曉然於體經達權之
用。天下反羣驚其識，以為不可及，而其人乃大幸也。蓋人惟無所
深於疾疾之內，則遇災而嬉，急緩盡醱，傾覆之具，慧知之不有何
取乎疾疾也。入惟有所惕於疾疾之先，則處安而懼，飲食無非，澤
勵之端，慧知之能有不必定疾疾也。蓋慧知存乎疾疾耳，豈果曰

國朝文鈔

下五

王之 人之有德

疾疾即慧知也哉。
須○猛○者○兼○

深入豁出，刺目鉢心。大士作應，歎積薪何有餘子。
王巳山

入理精深，筆亦軒軒霞舉。其幹旋題義處，尤能搜發前人所不
到也。

有安社稷臣

一節

陳惠華

國有蓋臣社稷之福也夫社稷賴臣以安者也而以安為悅者斯

從社稷起

謂之社稷臣焉若臣豈多得哉今夫國計民生之重凡事君者亦

刺入

孰不與有責焉而無奈愛君之念輕無事則剝其本而不知有事

則諉其責以相謝容悅之輩有負於社稷多矣此吾所以心鄙焉

不。報。轉。脫。字。恰。光。上。下。間。第。

而輒思功名之士也於是恰。法。首。句。有安社稷臣者所素明者堂廉之大義

排選

力足以勝其重慨然任軍國而不疑所心感者知遇之隆恩學足

武。侯。所。謂。由。是。感。激。許。以。

以善其才坦然質天人而不愧其於社稷蓋必安而后悅者也當

馳驅應有此

社稷之久治也物豐人樂揚言者羣頌太平矣而若臣獨抱無窮

國朝文鈔

下五

此正統

之慮焉誠懼夫上恬下熙而釁孽之萌易開也綢繆切陰雨之防

啟沃補袞衣之闕老成之長慮入方笑以為迂而不知忠愛之忱

固有獨居念此弗忘者蓋至國家輩如苞桑而夙夜之隱憂猶未

釋矣當社稷之多難也外侮內患觀望者羣然袖手矣而若臣獨

懷自靖之忠焉誠見夫遺夫投難而澄清之具在我也崎嶇延將

絕之國脉渙汗收已去之人心多方之補救衆皆疑以為難而不

知幹濟之才固有日夜樂此不疲者蓋至朝廷倚如干城而經營

之始願乃大慰矣又。為。說。字。洗。出。無所為險夷也無所為趨避也而鞠躬盡瘁者

唯此許國之身夫亦曰一息尚存此志不容懈也即至於身不及

直。接。正。起。

刺。入。一。層。

二。此。又。刺。進。

待而為國以樹人仍留貽謀於文子文孫之世邦之榮懷一人之
詞也併屬
慶定策之宏勳非所宜俎豆馨香者哉不知有黨援也不知有妻
有神
子也而左右維持者唯此守器之主夫亦曰藐孤無恙大物其未
眷眷于比之蓋乃亦淋瀝
改也亦有時君不知愛而非常之創建祇求見諒於我宗我祖之
靈樂只君子邦家之基純臣之心事非所謂光明俊偉者哉此有
為之士也

中二股即是講說未安則思圖其安既安則思保其安之義後
幅又極情勢流變言之皆人意中所有慷慨而談非常英特黃

心一

國朝文鈔

下孟

有安社稷
陳

五十，非帛不煖 謂也

尹會一

曲折以達落
豐瀟洒旬如

題前幹補即
挑起凍餒飽

煖四字跌出
五十七十題
緒通清

二此就五十
七十畧作停
頓

二此還清上
四句題中層
指一氣打出
如歲月川雲
讀之神骨俱
清

國朝文鈔

下五

別乎民而為老別其養而稱善矣蓋帛肉不閑凡民之飽煖而惟
老則異養之所以示別也無凍餒者得不稱善與且人之情其不
言而同然者乎聖人惟不敢有異視其情之心故能遂人情之所
急也而獨有不得不異焉者非異之乎其情而異之乎其人也其
人異而其情亦異矣其情異而所以謀其情者亦異矣而究之非
異也聖王亦善體乎人情之同而俾無不遂焉耳彼田里樹畜而
導妻子以養老者何以遂謂之善哉夫田分百畝家有恒產矣是
欲養其老則必無凍餒之妻子可知也八口無饑卒歲有賴矣是

欲其妻子之養其老則必無不煖不飽之妻子更可知也然而麻

衣葛屨何啻機絲之御非必其衣帛也采菘薪樗何殊肥腩之甘

非必其食肉也若五十七者不然蓋血氣已衰則嗜慾漸減雖

不若膂力方剛者之多所營求而不厭然精神已邁斯服息多艱

自不若年華方盛者之親嘗甘苦而不辭故在他人止以無凍無

餒為飽煖而在五十七者則以無帛無肉為凍餒也何也為其

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也在他人或以有帛有肉而愈形其飽煖在

五十七者則以有帛有肉而僅免於凍餒也何也以其不煖不

飽即謂之凍餒也夫老者亦何幸而生為文王之民也哉想其法

妙。妙。一、筆。起。接。入。下。截。忽。作。

玲瓏透剔。字字分明。

流。出。妙。妙。

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也在他人。或以有帛有肉。而愈形其飽煖。在

五十七者。則以有帛有肉。而僅免於凍餒。也何也。以其不煖不

飽。即謂之凍餒也。夫老者亦何幸而生為文王之民也。哉想其法

妙。妙。一、筆。起。接。入。下。截。忽。作。

妙。妙。一、筆。起。接。入。下。截。忽。作。

丁巳接入文
王之民此二
此忽作開合
勢展拓而局
靈活無此則
乎且直矣

一段還末三
句正面曲折
頓挫排宕入
古

亦祇酌物力之盈虛而因利以導化原未嘗解衣推食而以驩虞
小補慰茲衰年遲暮之悲乃其時第見承播棄之餘風而普美利
于無言已不啻家賜戶給而不聞有怨苦咨嗟致動旁觀太息之
意嗚呼執爵執爵臨雍多拜祝之典授几授杖肆筵徒歌考之文
沿及後世意寢衰矣而如文王無凍餒之老者是無不煖不飽之
老也無不煖不飽之老者是無不衣帛不食肉之老也吾知老者
亦將感嘆泣下曰嘻是亦足矣吾儕小人願緩湏臾毋死以觀德
化之成而已謂之善養非即以此也哉今天下之老者自不乏也
帛與肉非不足于文王之世也黃髮台背無嗟凍餒乎海濱之上

國朝文鈔

下五

五十非帛
尹

應早有聞之者矣

放翁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似此潑墨淋漓飛花滾雪真

化工筆也 王巳山

筆意峭宕入古而題中層折曲與之赴如風水相遭自然成文

此種境地真不易到

是伏木向轉
願首二節是
全章作法

百一節是使
有菽粟之宜
重講四此極
得此是扼要
爭先何必首
下尼焉

克落未辭行
無轍迹

段末節義
理醇足文氣
古茂

足民有實政焉。足之至而民仁矣。夫始之以易與薄，繼之以時與禮。此足民之實政也。至足而民仁，聖人復何求哉？嘗思治天下而至於成，其亦難矣。雖然，民情者王政之本也。相民情之所急，深思極慮，以規畫於其間，迨吾政行而其所取效，往往出於所期之外。以此見天下之治之無難也。今夫民貧，則奸邪生，固已然。貧者可音二節轉而富，富者可音二節不復貧。此斷非百姓所能自為，而在上者之責也。是故治天下有實政焉。岐少壯而緣南畝，酌古昔以定正供，入其境而汙萊無嘆，追呼不聞，則易與薄之政行焉矣。視豐約之歲，制

國朝文鈔

下孟

其饗飧辨貴賤之等，節其糜費，入其境而婦子尚儉，伏臘有經，則時與禮之政行焉矣。民情甚愛田疇，甚苦稅斂，為上者因而順之，適其所樂，去其所苦，是之謂利導之政。而貧者可轉而富也。民情易浮者，食易侈者，用為上者，逆而制之，裁其所浮，嗇其所侈，是之謂整齊之政。而富者可不復貧也。當是時，家給人足，蓋藏之外，露積者不垣，賓祭之餘，洽此者不匱。此雖自古聖人所相繼而治之天下矣。以如此哉。蓋聖人亦嘗觀民之于水火矣。昏暮而求求而與聖人以為此至足之微，而菽粟之宜與同量也。故其治天下也，始必易焉，薄焉，使菽粟之出如水火然足矣。繼必時焉，禮焉，使

殊段及掉作
歸繞有古致

救粟之用如水火之不竭然至足矣惟至足故無則求之非有父
兄子弟之慈愛而望以取攜求則與之不待孝友睦婣之傷心而
供其困乏然後知聖人之治先於至粗而後極於至精專於民之
相養相生而自及於民之相親相愛焉有不仁者乎所謂王政行
而效出於所期之外者此也今日者豆觴之間恒犯齒糲粗之借
有德色議者咸惡其不仁而吾猶憫其不足蓋救粟不足雖父子
不相保持而當其足雖行道之人皆不忍也為治不相民情所急
而圖之徒欲撥拾唐虞之遺文補葺三代之故事思以美教化而
厚風俗不亦末乎

國朝文鈔

下五

易其田疇
儲

發首二節已透得使有救粟實際故後半從容指點自迎亦縷
解矣機神流逸氣度安和為作者上等文字方壘溪
循聲按節却自導窾通關佳在前半從容安頓後乃自然迎亦
解也閑雅朴茂殆自歐曾以上周旭之

政在養民，聖人所以仁天下也。夫民既富，方穀未，有菽粟不足而

際括○全○提○尚○備

仁俗可成者，養民有政，何勿亟講？與嘗謂六府重土，穀與水火並

摘麗

修三事，急厚生，共正德，並舉古者命官，咨介，貴粟重農，經制有定

提○明○聖○入○句○以○使○中○開○直○落

而室家盈風，俗厚焉。功叙所以歌也。然則聖人治天下，不使富於

將○救○粟○融○入○上○二○

財足於菽粟，而可乎哉？盛世之間，閭不貴末，富菽粟多，積即其富

即論行根柢

故田疇取諸易，稅斂取諸薄，孰易之孰薄之下之，稼穡艱難上之

賜○重○使○字

休養愛惜也。盛民之筐篚無他，羨財菽粟，因陳即其財，故非時不

以食，非禮不以用，孰食之孰用之，民之嗜慾，隄防君之制度，樽節

國朝文鈔

下孟

也。當是時，三時不害，而萬邦屢豐，則地無遺利，仰事俯育之計，取

漸○道○

之高廩之稔黍，而有餘上無苛征，而下無靡費，則室有益藏，鄉隣

起○仁○字

任卹之風，資之比戶之盈寧，而如寄詩曰：洽比其鄰，婚姻孔云。言

民之多財好禮，而乾饑無愆也。又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言民之

致○起○馬○有○不○神○理

樂事勸功，而尊君親上也。是豈曲為長厚之行，慕效仁里之俗哉？

只○如○此○點○化○便○了

蓋人情好行其德，而物力用其有餘，水火無當於仁，當其需之有

活○味○出○為○有○句○神○理

時雖昏暮，可得菽粟無當於仁，惟其取之不竭，故緩急可通，親戚

活○味○出○為○有○句○神○理

族黨之周卹，力田奉公之贏餘也。杜野觴豆之懼洽，謹財節用之

活○味○出○為○有○句○神○理

儲蓄也。菽粟足而民仁，非有以使之曷至此？是故聖人之治天下

二比叙上二
齒融入菽粟
見富財只是
使有菽粟耳
至理名論非
徒貫穿

一段從上兩
節未句押照
合起仁字氣
脈渾如

一段接八末
節陳云落落
行題飄飄才
思但見議論
志為題目

水以按出聖
心補易薄以
以為治之寔
際水結通篇

也九職任民力下無不治之田疇九賦斂民財上無無藝之賦稅
茶菽苴食我農夫而朝饔夕殮日無過再食酒醴馨香烝畀祖
妣而吉凶賓嘉用必有常經蓋因天之時順地之利遵王之制治
入之情所為使有菽粟如水火者如此此所以物畜有禮民殷富
俗仁厚而學校師儒之董教亦易行而不悖也

東漢渾浩文字。脉變而氣渾非尋常倒裝比。儲六雅

中晚機法於斯盡矣出以初盛氣骨遂忘其虛寔呼應之靈變
但覺蒼茫雄渾卷舒一氣細尋則巧妙錯綜故知徒法不可以
為文也。陳師洛

國朝文鈔

下五

易其四時

古文佳境全在離合斷續處民可使富也財不可勝用也忽然
勤任另從民生水火上摹寫一番令仁字隱躍可想然後領出
聖人遙接前文依此結構亦復神味無窮變而直下都向正意
寫透至足水火等只輕輕點化機法彌近其質厚純學匡劉說
經一種。菽粟二字之義提開在前易薄四句之寔補發在後
虛寔變化周旭之

論富民之道在權其所自有者而已夫民有田疇誰易之民有稅

歛誰薄之此以見民非不可使富而特不能無待於使之者也孟

子曰從來牧民者化理必升於大猷經制務先其本計凡以天生

民而立之君即有其所以生者與斯民共委之而或坐視其謀生

而不為之所即又何貴乎為民父母矣蓋民之所急莫如富矣最

可憂者國多未富之民斯野無本富之寔富商大賈坐擁奇贏而

有無相耀王者以為不如土物之愛也最可患者上有求富之心

斯下無藏富之策細旃廣廈日事持籌而民不堪命王者以為毋

國朝文鈔

下五

寧百室之盈也故使民富有道焉念小民自畫井授田疇固其

田疇也孰敢不易然而赴軍興矣任工築矣誰復與之易也惟在

上者息事寧人[○]不以櫻耕鑿之性而又為之命臣工巡疆猷勞求

而勸相馬我嘗讀幽風月令諸篇如見先王當日所為親悉其口

分世業而率作興事者凡以則天之明因地之利而非彼山高牧

民所得方其萬一也則易之之道得也念民間自任土作貢稅歛

亦其稅歛也誰不期薄然而天子料民矣諸侯履畝矣又何有於

薄也惟在上者寡欲清心有以澄多取之本而乃為之則二壤頌

九賦量時而寬卹焉我嘗考禹貢周官之制如見先王當日所為

二比從富字
制出可使意
函蓋一切氣
韵悠揚

二比分疏易
薄本末源流
俱見乃是聖
人治天下不
事

二比還清未
句可使二字
字字着實
易薄在上而
其字半氏可
使二完玲瓏
透剔

軫念其穰禾歪米而損上益下者凡皆底慎之心鞠謀之政而非
事豆區釜鍾聊以博其驩娛也則薄之道得也是故王者不敢
曰吾能富民也兩間樂利之源本屬斯民之故物而九穀自有其
由生三征自有其宜緩特假手於我后之經綸而其可以然者在
民不在上而王者究不敢曰吾民自富也閭閻擔石之需亦屬斯
民所易養而田入必策其倍饒官入必留其不竭無日不煩當事
之區畫而其可以然而使之然者在民誰謂沾沾田賦之
常經非王政阜民之要術哉不然者民可使富而竟莫之使也又
奚怪其謀生不給至於民俗之不可問耶

國朝文鈔

下五

易其田疇
王

提放安頓健勁清刷又復深於經訓看其講易薄處三數行間
原委何等引而長之便是昔人一篇經術文字周旭之
神脈俱與通章相關方是聖人治天下規模氣象原原本本經
術湛深

以承上作領

以首句作詳

以次句作頓

二比即從執中折入執字作反跌之筆

以第三句作轉

二比發揮末句刻畫精到抉出猶字之神

以權辨中而執中者窮矣夫惟權而後中以見不然則中為何物而執之也此執中之子莫庸愈於執一之楊墨乎今夫楊墨之感

天下其為我垂愛亦嘗竊吾儒之一說而不知通變於其間是以偏持其勝而不得乎中也有子莫者起而乘之彼甚薄夫楊墨之

明示天下以疵而無以為藏身之固也則以二者皆非吾志也而自處於不揚不墨之間彼且幸夫楊墨之各示天下以偏而有以

為全勝之資也則以二者預為吾地也而因搽夫亦揚亦墨之術子莫固居然執中矣夫未究其精微之蘊而姑較於形似之間未

國朝文鈔

下五

以其指歸折衷於吾儒而即其號召天下者以衡諸二氏則孰不以執中之為近也哉顧中非可以故迹求也吾人身世之間與時

偕極而循事勢以與之相衡則中為變化之裁而非凝滯之物執非可以成心據也聖賢緩急之故易地皆然而因運會以與之相

協則執為推移之用而非意必之私無他權在故也有權則有中無權則無中有權則無所執而自善於執無權則有所執而造膠

於執然則子莫顧得為執中乎哉蓋其所為中者原自楊墨而生則徒觀之末流而無以權乎人我是非之辨故名以叅合者矯楊

墨之偏而寔以互用者分楊墨之半也互叅其半而強設以為中

承上立

能

○題○品○以○先○也○類○固○批○○便○為○猶○字○依○索○并○權○

○字○中○字○齊○相○起○恰○接○

○點○首○句○下○西○勢○苦○飛○出

○好○類○折○○從○中○字○折○入○

○從○執○字○折○入○

○出○權○字○一○扼○

○畫○妙○卻○泥○

○理○頓○首○句○反○跌○末○句○妙○

○原○評○一○字○搜○根○

末段搢狀字
紫字是子莫鉄

是揚墨一而子莫亦一矣且其所為中者固將自我而立則徒揣
以臆見而無以權乎內外體用之宜致陽以兩是者持揚墨之平
而陰以獨據者襲揚墨之全也強襲其全而牽制以為執是揚墨
自為一而子莫即以揚墨之一為一矣其執中也猶執一也夫劑
寶無本之學於揚墨之不相借者或尚無以取其精而獨行無忌
之衷於揚墨之交相持者反若起而收其利天下既無從媒孽其
短以指為二氏之罪人學者或有時浸淫其說而引為吾道之羽
翼則亦奚以大服揚墨之心而天下之患將何所終也君子所以
并惡子莫也

國朝文鈔

下孟

子莫執中

靈氣往來如神龍蜿蜒紙上其寔循節按次無他奇也來者但
就逐句點逗處看其通身筋節彼以昏氣出之致題緒埋没而
成死局耳黃心一

循題布局之中而筋節靈通疏剔精確便是絕好文字又何必
分外求奇

實言士之事即於其志決之也夫仁義之外更無大人之事也士
 既居之由之而其事不已備哉嘗謂天下之事不外於仁義而已
 人知仁義之道不明則天下無學術不知仁義之道不著則天下
 亦無事功故士不欲苟焉而獨有所尚也居惟仁而路惟義如此
 其志為何如乎夫斯世之治亂不在天行而在主持斯世之人有
 仁義之人則治無仁義之人則亂運會之盛衰雖在君相而尤在
 匡扶運會之事有仁義之事則盛無仁義之事則衰然則仁義非
 大人之事乎士既居之由之則固已備之矣仁義有無窮之量而

國朝文鈔

下孟

不克盡焉者以其志之未定也士而居由焉則力足以貞乎其內
 矣故世有一夫之不獲人有一節之未端嘗引為我躬之疚推而
 極之則有澤被四海而猶弗滿其仁之念表正萬邦而猶未慊其
 義之懷者大人撫世之事寧有弗裕焉仁義有無方之用而不能
 全焉者以其志之未精也士而居由焉則意足以周乎其外矣故
 恩怨不期乎小大取予不期乎多寡必審其幾微之辨充而行之
 且有以殺為仁而天下不疑其非仁以取為義而天下共服其大
 義者大人乘時之寧有未殫焉從來不仁不義之禍其始止見
 端於人心而其既或為害於天下志非則事亦非也有士於此而

天下不仁不義之事士已為大人陰遏其萌則其事已垂於天壤矣。况舉而措之實無難乎。故無論得位與不得位。總不得疑其勲。猷之畧。從來假仁假義之學。其初亦安托於聖賢。而其後終必流於雜霸。志偽則事亦偽也。有士於此。而天下假仁假義之事。士已為大人力正其失。則其事已烈於古今矣。况得時而行。效更偉乎。故無論在心與在世。俟不得議其擇術之踈。何則。志大則其人大。人大則其事大也。而猶得曰士何事也哉。

因題有大人字樣。今人輒好作門面濶綽語。而於仁義之旨。未點勘到親切處。是外雖濶布中實無有。適成個小丈夫本分耳。

國朝文鈔

下孟

居仁由義 張

立體致用。撫世乘時之事。為磊磊明明。後本非仁義之道。不敢陳於王。及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為孟子寫照。尤生色也。外間所推官樣。何為。周旭之

孟子自范之齊

二節

儲在文

從見而思所居大賢學問之意也夫王子之氣體何與廣居望見

而嘆故曰善學者無非學也且士有不相類而相感者自常人見

之有所慕於彼無所得於此自聖賢見之無所慕於彼有所得於

此故瞻矚之際道途之間皆學問也孟子在當時蓋藐諸侯王而

黜其巍巍者居高而養厚曾不足當其一盼此其中蓋有所恃焉

自范之齊忍喟然而嘆何也回望見齊王之子也見王子何嘆見

其氣見其體也見其氣體何嘆曰居移氣養移體也夫王子之居

誠高養誠厚當不過諸侯王諸侯王則藐之而王子則嘆之子非

國朝文鈔

下五

也所嘆在彼所觸在此也蓋聖賢之嗜學也雖當馳逐風塵之際

而富有日新之業未嘗一息而去諸心見王子如見其意中之象

焉而聖賢之善悟也雖具轉移宇宙之材而知言養氣之身抑且

歆然而不自足見王子如見其意外之象焉其象維何居天下之

廣居也夫所謂廣居者非有宮室車馬衣服之可指並非有若與

養之可名於望見之王子何與而事有相類者王公之笑貌聲音

不求異入而罔非崇高富貴之澤聖賢之言論丰采不求異入而

罔非仁義道德之華王公生深宮而長阿保日變月化自別於羣

臣兆姓之倫聖賢說禮樂而敦詩書日變月化自超於天地萬物

一段語叙
配即注射大
句眼光炯炯

二此寔按末
印馬出喟然
神情故下即
可直落廣居
鏗鏘一片

一段實說末
句却用王子
兩兩對勘與
前二此相承
相起乃是當
日因王子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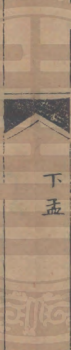
餘波作結奇
頓深

之表於不類之中而類出焉於類之中而不類定焉王子且然何
况廣居大哉居于孟子所以喟然而嘆也獨是憑軾而來者見尋
常之儲貳忽生其學問之思擁衛而往者見命世之大賢不聞其
景行之慕蓋聖賢學於萬物而庸庸者宮室車馬衣服之外曾無
所動於中也悲夫

看書起構局精逸氣卷舒隨步換形無意求奇自有舉頭天外
之槩原評

所嘆在彼所觸在此當年喟然情景非可言傳直取題液融鑄
題神更無一字外散以目皮相者但驚為雙管齊下也 王已山

國朝文鈔



下五

孟子自范

大哉居于便有下節在裡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即從上節指
出只此結構逸氣霏霏烟交霧凝若無毛質周旭之

形色天性也

一節

李光地

惟形性之合而為之立盡性之極焉蓋天性者不雜乎形而不離

乎形者也誰謂形色為虛器乎哉惟聖人能盡其性故惟聖人能

踐其形也此人極也且自形性之說不明也日用不知者既以狗

生而失性高明之士又或索之空虛無物而失形愈以失性矣夫

性之大原出於天是天性也性之在天超然於形氣之表而未嘗

不貫乎形氣之中故其賦之於人也粹然在形質之先而其實即

具乎形質之內是蓋性以形為用形以性為體而體用一原也自

其著者而觀之則性為微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形為顯而顯微無

國朝文鈔

下五

間也形色非天性而何顧人不知形色之為天性也而慢吾形以

戕吾性者多矣不知天性之即存於形色也而完吾性以充吾形

者寡矣其惟聖人乎知性知天而以聰明睿智妙形生之神盡性

至命而以中正仁義定形交之感以形為父母之形則戰戰兢兢

不敢虧其體也立身行道所以發其光也世有聖人然後吾親之

身體愛膚可以體其所受者而歸其全也以形為天地之形則凝

然官骸之定理吾身之天地位也藹然醇應之萬端吾身之萬物

育也世有聖人然後天地之網緼充塞可以與之相似而極其至

也蓋惟聖人為能踐形則知形不徒形必性其形者也而天下之

聖講及

二比剖析形
性源流委出
上句所以然

二比正穩上

一段反跌視

入聖人

二比見踐字

實際委出下

句所以然

二比實疏下

可父母之形

天地之形

義博大精深
化語錄氣有
經籍光

便引了

衆人

根論

處刑止

失性者其去聖人遠矣。且至聖人而不過乎踐形。則知形外無性。
即形即性者也。而世之離形以為性者。其於聖人之道。不有背而
馳者哉。

意語俱臻實際原評

研理必粹。極句必精。經籍之光。浮於楮墨。他家學先生文者。但
掠得語錄氣耳。王已山

國朝文鈔

下五

李形色天性



蘇詩集卷下

蘇詩集卷下

蘇詩集

中極而封卷也。而世多稱解以爲詩。其爲聖人之道。不存其
大時。其去聖人遠矣。且至聖人而不過乎踐形。則知形外無性。

教統獨隆於君子澤之所及者遠矣夫惟君子有不容已於天下之心而教以起焉五者之所及寧有窮耶且君子以一身任繼往開來之責而人心世道胥係屬焉故雖材有各異世有遞遷俱以曲成不遺者歸於大道爲公之內然後知師道立則善人多而天下後世之有賴於君子者至深且遠也何則人之維夫道也如股肱耳目之具於身其大者固獨宰其官其小者亦各成一體而中行狂簡皆有所就以肩大道之傳而教之及於人也如規矩準繩之垂諸世在一時則因心以制器在後世則即器以傳心而鐘鼓

宗傳字

可作理學字

國朝文鈔

下五

管絃常有所寄以永斯文之澤於稽其教蓋有五焉五者維何聽受之際終日忘言俄頃之間迎機立解此一貫之所以有傳人也雖時雨之化何以加茲然而不數數見矣其次則德以立體有高明柔克沉潛剛克以成其德者其次則材以致用有嫻於兵農優於禮樂以達其材者又其次則問以晰疑有知之必言言之必盡以答其問者更有恨我生之已晚嘆先哲之云亡對俎豆而神遊撫遺編而如在異世同堂以私淑諸人者亦孰非君子之流風餘韻千古常新哉若此者君子之所以愛斯人也清濁高下之才維皇已定君子獨以起而有功者濟天地之窮故俯而就企而及

君子亦中道而立耳而聆其緒論列文章德行之科挹其徽音切
江漢秋陽之慕諒亦君子裁成之心所暢然於寤寐者耳抑君子
之所以愛斯道也危微精一之學千聖同揆君子獨以傳之無窮
者紹帝王之統故虛而徃實而歸在君子固無行不與矣而同人
落落既虞大義之難明後起茫茫更懼微言之易絕當亦君子仔
肩之意所隱寄之吾徒者耳而謂君子立教之功豈淺鮮哉

周情孔思日光玉潔原評云懿長先生身任絕學扶掖後進讀
斯文可想見其概王已山

國朝文鈔

下五

君子之所
陳



君子之於物也

一節

趙向奎

二比承開講
領起全題前
就道理說此
姑君子說

二比分還上
四句神氣直
迨下截理法
獨得

二比承上起
言停蓄有局

二比宛跪下
二句字字的

仁不可混於所施。君子審其序焉。夫親與民物皆吾仁之所包也。

而親仁愛之。施則有異。以此行仁。仁道又何有窮乎。且自有天地

以來。凡與人並生於天地之中者。皆本天地以成性成形。而其原

不異也。此胡可以二視之也。然人自既生而後。凡與吾各生於天

地之間者。始由吾身以漸推漸遠。而其分不同也。此胡可以一視

之也。是故君子知其所以同。故包含徧覆。無不有惻怛相闔之意。

而仁心於是。肫然其常流。知其所以異。故厚薄先後。無不有區別

各當之施。而仁道於是。截然而不混其於物也。順其生而節其用。

國朝文鈔

下五

愛之無弗至也。然亦祇愛之已耳。而至於仁。君子弗行於物焉。非

吝吾仁也。正以天下自有當仁者也。其於民也。養其欲而給其求。

仁之無弗至也。然亦祇仁之已耳。而至於親。君子弗行於民焉。非

吝吾親也。正以吾生自有當親者也。何也。蓋惟骨肉之恩。固結為

最篤。而天合者。非人合之所得。而比無告之僑痾。瘵為時切。而同

類者。非異類之所得。而並親。則於親矣。由罔極。至於宗支。固其不

可解於心者也。則必備致其綢繆焉。敦親之誼。而以其親之餘者。

溥大化於羣黎百姓。夫然後老養幼恤。皆其不匱之永錫。而踈戚

適得其願矣。仁則於民矣。由黨里訖於四方。固有不可忍於懷者。

○此摠發題
意四而字分
際精神透露
無遺

也○則○必○深○謀○其○安○全○焉○不○忍○於○民○而○以○其○民○之○餘○者○數○宏○慈○於○禽
獸○草○木○夫○然○後○搏○節○受○養○皆○其○惠○澤○之○旁○周○而○貴○賤○適○合○其○宜○矣

此就本例等差說

○如○此○看○而○

蓋○厚○薄○之○數○各○有○其○固○然○而○非○故○殊○之○以○示○不○廣○也○使○厚○於○所○薄

○字○意○理○更○足○第○仁○弗○親○意○收○合○愈○緊○矣

則○反○無○以○處○所○厚○而○尚○同○兼○愛○之○弊○濬○其○天○而○不○可○訓○矣○君○子○宜

親○者○致○其○親○宜○仁○愛○者○致○其○仁○愛○稱○物○平○施○各○因○其○固○然○之○理○以

此就施行次第說

酌○其○差○等○此○仁○道○之○所○以○大○而○可○以○抑○先○後○之○分○各○有○其○當○然○而

非○故○迂○之○以○示○不○宏○也○使○先○其○所○後○則○反○無○以○得○所○先○而○倒○行○逆

施○之○失○乖○其○理○而○不○可○達○矣○君○子○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因○性

○理○足○神○完

見○情○各○順○其○當○然○之○理○以○逆○為○隆○殺○此○仁○道○之○所○以○生○而○不○窮○親

國朝文鈔

下孟

趙 君子之於

應開講意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理○一○而○分○之○所○以○殊○者○也○不○明○於○理○一

反叔

固○無○以○廣○胞○與○之○量○而○不○明○於○分○殊○則○亦○不○辨○其○本○末○之○所○在○而

流○於○異○端○之○謬○妄○矣○豈○君○子○之○道○哉

題○中○四○而○字○細○意○體○貼○發○出○理○一○分○殊○之○旨○結○構○謹○嚴○節○度○安

雅○無○經○營○慘○淡○之○迹○有○渾○灑○流○轉○之○能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儲在文

二比就作書者立論推出所以不可盡信之故

二比就讀書者立論快然厚信不如無書之故

讀書不可無識。盡信則弊生矣。夫書以傳信也。有不可盡信者存乎人之識識不足而弊可勝言哉。且自書契率興用以傳世行遠。而後人得所折衷。惟其信而已。然古人有紀載之功。亦無文辭之過。使無識以權衡其間。則泥古之患甚於蔑古。而書遂為世所詬病。此之不可不知也。何則。天下形迹之地。眾人強勉以才力爭。而至執簡策以成一代之書。則將屬之博雅之士。夫博雅之士所持者才也。其中有要歸之旨。必馳驟焉以盡其才。反覆縱橫如是。而後快。而遂有寧為過量無不及量之辭。天下言論之選能者取辨。

國朝文鈔

下五

尤確

於旦夕間而至。通古今以成一家之書。則務歸於著作之體。夫著作之體。所尚者文也。其中有表章之實。必潤色焉。以壯其文。鋪張揚厲如是。而後工。而遂有寧近於夸。無近於野之意。是故書之不可盡信。理也。勢也。惟以我之識為主。雖日取書而讀之。不為古人所役。而如其不然。於是有讀書而為害於書。且以書而害天下者。此比是為害於書。
拘牽之學。大旨所不求。沾沾於章句之末。則以附會為訓。詁雖書。有不檢之文。且矜其剽獲者矣。而又執一說以繩之。不顧其義類。所安強古人。以就吾之繩尺。待解而明者。什之一。因傳而晦者。什之九。則何如置之不議。不論之列哉。堅僻之學。世變所不問。磨磨此比是為害於天下。

二比一正一
必不前二意
邪求

於前事之師則以空文經世務雖書有過當之語猶奉為蓍蔡者
矣而又恭臆見以斷之不權其時勢所宜援古人以肆吾之學術
作者本治世之業述者為亂世之資則何如聽之若存若亡之表
哉是故識足以定邪正則詘八索除九邱以不信為信而論者謂
東魯之聖功○應○前○卷○手○書○意○文章識不足以正是非雖稱五帝誦三王信其不
可信而說者謂刑名之家原於道德蓋穿鑿之過必至支離支離
之過必至誕謾行其說既為禍於生民廣其傳亦流毒於學者紛
紜顛倒以洶亂古人之書不至○車○旁○泰○火○之○劫○廢之不止吾故憂其所終
極而激為反本之論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也世有識者其諒予
國朝文鈔

下五

盡信書則
儲

之心也夫

於所以不可盡信之故推闡曲盡又與下文武城一節隱相關
照似此議論醇正方可以史解經方望溪
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識力筆力都橫絕一時

今之為關

二句

陶貞一

關猶仍古之名而政與暴等矣夫所以為禦暴者而奈何躬蹈之

是後上

設關之始豈意其今之至是且昔先王之法後世無不壞之其存

御下語朕

者又皆借之以逞其叔奪之謀非能遵其法也利其國而已非求

利其國也戕其民而已如為關是也夫今之為關而豈復有禦暴

跟禦暴說八

之意哉不軌之往來有司不詰也而但問何地為行旅之所必經

與商賈之所咸會如是焉已耳奸民之竄伏有司不察也而但問

此地之物產所出幾何與軍國之所需幾何如是焉已耳古之關

所以防為暴者今既用之以防其民政今之民所以待為暴者亦

國朝文鈔

下五

即移之以待其關而且不必如為暴者之取以私而煌煌乎懸為

國家之典著以功令之嚴以為法在則然也者而更不必如為暴

又繫一步

者之乘以隙而屑屑焉若疆里之限出入租歛之析分毫以為義

在則然也者為行旅計既已知其為暴則宜深藏遠遁裹足而不

復前而無如先為暴令之所驅使之不得不奔走乎道途蓋不得

已而至於斯也至於斯而所以驅之者如故是使其民欲去而既

無所從欲歸而又不可得者今之關也為商賈計既已畏其為暴

則宜耕食鑿飲老死不相往來而無如先為暴政之所苦使之不

得不舍本而趨末蓋無復之而後至於斯也至於斯而所以苦之

二比眼上類
暴意虛引

二比入題

二比將關與
暴作一對眼
便自刻酷

二比追上一
暴意更刻酷

二此將關與
暴逐層控劫
刻酷到十分
矣

者更酷是使其民退既不得安於野而進又不得安於途者今之
關也然則其與暴終異乎曰奚其異也關之所餘而暴則取之暴
之所餘而關則取之而原其情則暴實效尤然則其與暴竟同乎
曰奚其同也遇暴而盡取之數人而一遇遇關而半取之一人而
數遇而稽其數則暴應未減嗚呼幸而無暴設有暴焉吏亦不得
而阿之矣坐使人懷惴恐道路側目昔之良法美意蕩然無復存
者安得有王者起即以治暴之法治之也

老杜石壕樂天重賦餘有温厚之氣此亦太刻覈矣雖能為暴
二字何如語不刻酷豈復能肖題文人筆鋒具有鑄鼎象物能

國朝文鈔

下五

今之為關
陶

事也○波勢矯變亦神似子師先生周旭之

齊饑陳臻曰

全章

仇兆鰲

一段從齊饑起案即將正意提明

一段点運次節只就不可復虛接

一段從不可復句翻出正論一層深一層出沒變化古文神境

客○御○無○救○荒○之○策○援○晉○人○以○謝○之○焉○夫○仁○政○不○行○饑○而○發○棠○其○可○再○乎○為○晉○人○搏○虎○之○說○孟○子○殆○將○去○策○且○賢○者○之○在○人○國○也○道○隆○則○隆○否○則○一○言○以○紓○其○急○亦○國○之○幸○也○然○使○所○學○不○行○而○喋○喋○焉○為○權○宜○之○策○雖○偶○一○聽○從○於○百○姓○奚○濟○焉○昔○齊○饑○孟○子○請○發○棠○王○

從○之○此○亦○一○時○不○得○已○之○權○而○國○久○遂○悅○之○而○以○為○可○常○至○是○齊○

又○饑○嗚○呼○齊○何○饑○之○屢○也○其○弊○在○不○行○孟○子○之○仁○政○有○仁○政○則○國○

無○橫○征○民○有○餘○食○故○歲○有○恙○而○民○不○饑○今○王○不○能○用○孟○子○之○言○急○

而○以○棠○請○非○孟○子○意○也○胡○國○人○至○是○竊○竊○然○以○前○事○相○望○耶○陳○臻○

國朝文鈔

下孟

聞○其○說○試○問○之○孟○子○曰○嘻○是○欲○馮○婦○我○也○是○欲○我○為○再○搏○虎○之○馮○

婦○以○取○悅○於○國○人○而○為○天○下○士○所○竊○笑○也○齊○之○政○不○能○易○矣○徒○以○

羈○旅○之○言○而○脫○民○於○難○小○道○也○一○之○為○甚○豈○可○再○哉○蓋○斯○民○危○急○

之○狀○驟○言○之○未○有○不○動○心○者○而○瀆○陳○之○即○厭○為○常○談○王○者○賑○發○之○

舉○創○聞○之○未○有○不○動○色○者○而○再○行○之○即○等○為○故○事○殆○不○可○復○陳○臻○

言○是○也○且○棠○之○不○可○復○非○關○於○王○之○聽○與○否○也○搏○虎○之○人○非○善○士○

發○棠○之○政○非○良○法○彼○馮○婦○之○技○其○能○盡○虎○乎○不○如○反○而○行○善○棠○即○

再○發○保○更○無○饑○乎○不○如○退○而○修○政○不○然○齊○境○之○粟○聚○於○棠○屢○饑○而○

屢○請○棠○必○竭○是○不○發○亦○饑○發○亦○饑○也○棠○竭○王○必○復○斂○民○而○實○之○

本段餘波。

是賑饑者發棠。饑民者亦發棠也。使孟子再言於王，王必不聽。即
聽矣。王不愛一棠，以謝齊國而志安天下者，徒以發倉之故，補苴
於豐歉之間，而國卒以無救。幾何不令三齊之士與馮婦同類，而
並笑之也哉。夫臧辰如齊告糴，君子譏之，為其沽名而忘實也。客
齊而再請棠，與相魯而急行糴，何以異。君子知幾而默固，所為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者，自是絕口不復談齊事矣。

提出不行仁政為全題骨子，而以發棠事低昂其間，一縱一擒，
皆成章法。中間兩段先就事勢論其不可，然後轉入本意。此

古文由淺入深法，無前一層，則後段不見出色。勢亦易平易直。

國朝文鈔

下孟

齊饑陳臻
仇

也。松筠堂本評前段以執言是陳臻意中之不可，後段以理言
是孟子意中之不可，亦好。周旭之

由善信而推其極其學可馴至焉夫以其有諸己者而深造之則

為美為大為聖且神莫非善量之所極也孟子謂夫忠信所以進

德也立誠所以居業也學至於信則為善也充力由是而之焉固

可馴造乎善量之極致矣是故有美人者自其有諸己者而擴之

也彼且舉細大而不遺則善之數滿而無所於虧歷久暫而不易

則善之力厚而不可以間如是而充寔也吾見極誠不安雖隱微

曲折之處不以私偽雜之蓋純粹而以精矣作德日休凡君臣父

子之懿一本性情通之蓋足已而無待矣不謂之美在其中乎有

國朝文鈔

下五

紫跟充寔求清出而有

大人者自其充寔者而養之也彼且誠中而形外則四體亦載其

道德之華富有而日新則百度亦生其文章之煥如是而有光輝

也吾見威儀頌於赫喧隨其周旋褻襲莫非盛德之形容焉幾與

日月同其著明矣中和驗於位育無有遠近幽深莫非大業之橫

塞焉幾與天地同其法象矣不謂之大而無外乎有聖人者不已

於大而遂超乎大者也彼且仁日益熟則一體萬物而無滯於物

之心義日益精則泛應萬事而無膠於事之迹如是而化之也吾

見動於彼者應於此無思而無不通蓋知之至聰明達乎天矣

身為度者聲為律不習而無不利蓋行之之盡從容中乎道矣不

是○從○此○上○勸○出○聖○字○

○光○輝○分○機○光○西○極○

○於○德○而○不○德○光○其○大○

謂之聖人至德乎有神人者不離乎聖而寔妙乎聖者也彼且德
全於天。宜則所性而有而執。窺其廣運之涯道。集於大成。則與時
偕行而執。究其終始之朕。如是而不可知之也。吾見寂然不動無
聲臭之可聞。蓋合一不測。非猶夫人之存主者矣。感而遂通。無機
織之可執。蓋文周不窮。非猶夫人之酬酢者矣。不謂之神易無方
乎。凡此皆立本於能信以深造之。而可欲之善。斯為極其量也。斯
又樂正子之所歎然未逮者也。

切實分疏。無一語蒙混含糊。在此題真為的當。不易。方望溪

遂層鏤刻。却自一線穿成。剛健蕙寔。光輝日新。自王唐歸金。以

國朝文鈔

下五

張充實之謂

來有此盛業。直欲抗建旗鼓矣。是何等精神魄力。正巴山
字字着句句到真腔的板。理脉直追先民。而体與詞稱。其博大
精純處。殆尤過之。

逃墨必歸於楊 全章

趙衍

二比實主作
孫龍起全局

點清首二句

一段說所以
當急受之故
原原本本波
滿浩灑

二比又用開
名頭上節正
振下節

楊墨不足辯善為其歸計可也夫楊墨與吾儒勢不兩立逃而歸
 焉不足辯矣故曰斯受之無招之為辯楊墨者示云今夫聖賢以
 其身任斯道之責業為之謀其始即不得不慮其終使以一人之
 力正天下之人心卒令異學之流戒心於立法之嚴而深畏吾用
 情之不恕獨非吾道之深憂乎吾特為今之與楊墨辯者示焉蓋
 昔之楊墨其氣方張則其徒日盛故雖勢孤援絕而身不辭好辯
 之名今之楊墨其勢已衰其情亦已竭則惟尊聞行知而功已在
 能言之列吾嘗規摹大勢墨氏窮大失居而楊氏孤才自守遂窮

國朝文鈔

下五

則思返力倦則知還逃墨必歸於楊而逃楊不能復歸於墨則歸
 儒斷矣要亦甚可憫也世之盛也養民之具甚周而教民之法至
 詳且備民生其時終身不見異物無所逃諸而又安所歸諸不幸
 而當此末流古先聖王之法相次盡廢而向時之被服教化稱說
 仁義者一變而言楊言墨無怪也故凡吾之皇皇汲汲惟楊墨之
 為辯者徒以為此也幸而歸矣復將何求斯受之而已矣嚴以繩
 之於未歸之先使知言楊害仁言墨害義而吾儒之道為至當而
 無欺是故其心知悔寬以待之於既歸之後使之楊樂於仁墨樂
 於義而儒者之教為至公而無我是故其人願從卒之與楊墨辯

拓出大議論根源厚

別題字妙

可見原是吾儒中人

又將嚴

字作兩句

以寬字作合

恰好落出

二比領起下節大意

一段痛發今與楊墨辯者之過曲折深透其大勢浩蓋蓋從古文出也

者不然當其聞風而起驟發其英華果銳之氣以股肱乎大道及乎嫉惡太甚即無復優柔和平之致以引掖於方新今夫異端勢○二○字○欲○若○生○情○曲○折○滿○盈○中○以○相○亂○盛則聚世衰則散寬之則來迫之則去從古然也今其勢亦少衰矣不務寬之以開其自新之路而務迫之以堅其反側之心夫彼○上○歸○安○字○對○得○此○折○更○流○有復去而已又其未歸者自知其所為之不韙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為計求緩其攻而陰伺其隙夫是其情必變其交必親情變而交親則其人不可以復收而其黨不可以復破其為患也將愈深而不可解是故天下之亂起於異端而成於吾儒之激之也此如追放豚然既入其笠又從而招之是則今之與楊墨辯

國朝文鈔

下孟

逃墨必歸

原評是子莫執中

者也嗟乎言楊言墨者既以治之過嚴而佚出於不楊不墨之間者又將自以為仁義而超然免於評論之外可奈何且吾有自治云爾亦無事乎過為已甚之行也

前半力透憫其陷溺意後半力透不當追咎意文情浩瀚如河傾崑崙曲折萬里湧入胸懷間也陳師洛

邈所從來則憫其陷溺意愷惻自深推所終極則不當追咎意

憂思益遠俯仰蒼茫不自知其筆墨所至周純夫

方望溪云筆勢縱橫而論寔未確所見極是須參其說分別觀

之

仁義即具於人心全其皆有者而可矣夫猶是不忍不為之人而

忽焉忍之為之惡在其為仁與義也故甚有貴乎其違之也今夫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使其非吾有也即其或有或有不有也吾於人

誠無如何也而如其有之而且可以共証其有之之良共推其有

之之量而吾於人能無望哉人即矯焉自命一旦語之以仁義未

有不皇然謝者而無容謝也彼其感於外而動於中則固既有所

不忍又有所不為也入即退焉自遜一旦與之以不仁不義未有

不怫然愠者而無可愠也彼其昧於中而奪於外則竟有時而忍

國朝文鈔

丁五

之又有時而為之也夫以不忍不為之人忽轉而忍之為之也人

幾無以自解然以忍之為之之人而猶從不忍不為中來也人豈

無以自全天下之事每多略於其微吾即少有所變通謂止纖悉

之憾非大節所關耳然而纖悉之忍忍矣纖悉之為為矣且忍之

為之積漸而不止於纖悉忍之為之積漸而僅以為纖悉則皆此

織悉之見悞之也常人之情亦多忽於其偶吾即稍有所轉移謂

止須臾之失非終身所習耳然而須臾之忍忍矣須臾之為為矣

且忍之為之既久而猶以為須臾忍之為之既久而並不覺其為

須臾則皆此須臾之說累之也然吾以為甚可圖也不忍不為得

二此逆提仁
義將上兩原
一一別清

二此跟上停
頗反正開合
般法圖轉

二此就所忍
所為從題之
反面極力推
勸全為達字
蓄勢

○為通○解○折○醇

○既○接

○當○機○柄○且○全○在○此○虛○含

○達○字○合

○洗○發○沉○主○原○評○注○不○忍○不○為○微

○則○達○字○亦○微

○此○其○無○在○慎○獨

○止○須○臾○之○失○非○終○身○所○習○耳○然○而○須○臾○之○忍○忍○矣○須○臾○之○為○為○矣

○且○忍○之○為○之○既○久○而○猶○以○為○須○臾○忍○之○為○之○既○久○而○並○不○覺○其○為

○須○臾○則○皆○此○須○臾○之○說○累○之○也○然○吾○以○為○甚○可○圖○也○不○忍○不○為○得

二此正疏達
字拍合兩末
句神理脗合

二此收束全
篇神氣完足

之天者為最真率其直而引伸之以嚴其所忍以辨其所為不忍
不為者可以終身而忍與為者不可以一息此蓋漸而達之道
也夫達之以漸則亦仁義之油油而來會者矣而吾尤以為未可
恃也所忍所為發之猝者為善變防其變而力制之以得其所不
忍以成其所不為忍與為者不啻萬端而不忍不為者卒如其一
念此蓋達無不盡之計也夫達必以盡則亦仁義之疊疊而日出
者矣是故不忍不為之外別無仁義而必視乎其達之者仁義之
得於通也○字亦○注○所忍所為之中豈有仁義而亦必視乎其達之者仁義
之得於復也仁義豈不具於人心哉

國朝文鈔

丁孟

人皆有所
程

獨於所忍所為洗發沉摯然後倒轉入達字正義來此竒道反
攻之勢百戰百克也儲同人
兩皆有及仁也義也語氣是當機指點且未要重講達之工夫
也故從所忍所為上着意推勘令人自失則達之一折轉便醒
快筆清機漸盡二義正面亦何嘗不意滿顧珠來

大賢闡養心之學欲可寡而不可多也蓋人之難持者心而易染者欲觀於心之存不存係於欲之寡不寡而養之道此為得矣
 若曰人之一身皆所養也然小人養其小君子養其大浩然之氣
○從○養○之○氣○養○性○引○入○卷○心○理
 非養不充本然之性非養不復而其為氣之帥性之宅者則絕不
○精○法○老
 外於心故余復申養心之說焉心者君主之官失所養則宰制無力萬變待以彌綸不培其根中將槁也心者虛靈之舍失所養則神明不完萬理待以保合不澄其源流斯汨也審是則養心誠要矣而吾以為莫善於寡欲焉非必役其心於紛華靡曼之場也第

國朝文鈔

下孟

○引○端○削○墨○不○言○尺○寸

吾人日用所不能無者而意所起即心所向向而馳焉不必盡和動也而已勞矣養在受之以止視聽言動之緣縱不能與之盡絕而務先使之不流止於其所則靜靜所以守心也夫心固耗於動而息於靜者也非謂冥其心於聲色臭味之外也但吾人日用所不能無者而情所安即心所寄寄而留焉不必盡匪爨也而已滯矣養在受之以節耳目口鼻之好縱不事寂以相忘而不可貪於所有節而不過故淡淡所以清心也夫心固錮於濃而棲於淡者也使養心者而由吾之說道足以御情力足以貞守其為人也是寡欲人矣吾知却憧擾之緣神依之而常定絕微逐之蔽德宅焉

而自明則此心也是閑邪存誠之地而非投間抵隙之區猶謂莫知其鄉者未之有也不亦善乎使養心者而不由吾之說意戀於所常甘志營於所未得其為人也是多欲人矣吾知七情蕩於內天君不能守其司萬感交於前夜氣漸難觀其復則此心也是客感容形之蔽而非何思何慮之天其能泰然無累者未之有也養斯失矣由斯以觀乃知心不可以無用學問所以收之也心不可以妄用寡欲所以洗之也若夫藏修愈密清明在躬則動容周旋中禮而從心所欲無非道矣奚言寡哉此吾又俟夫善養者

朴實說理從切已體察得來自成一則義疏 王巳山

國朝文鈔

下孟

養心莫善
陳

12229

